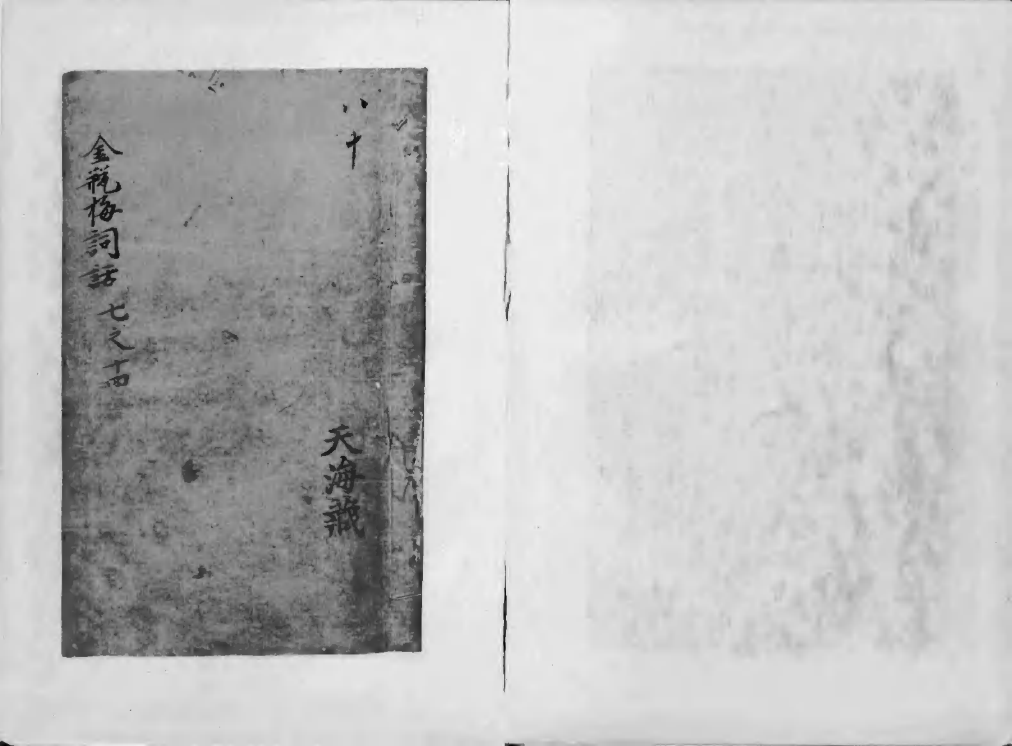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8 319 048

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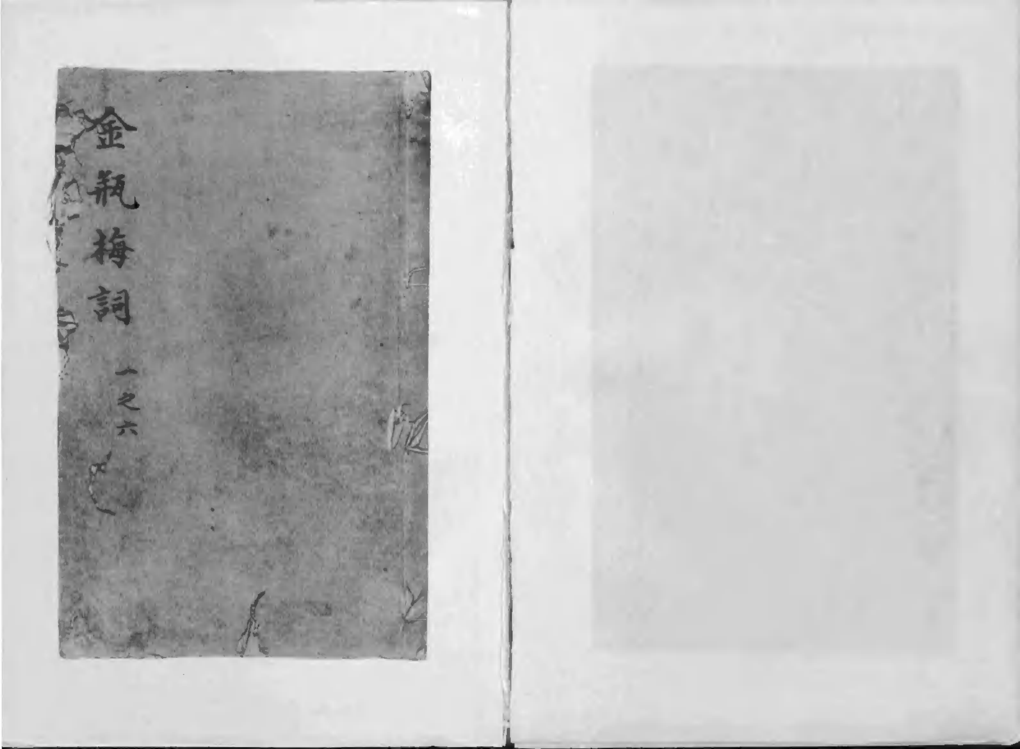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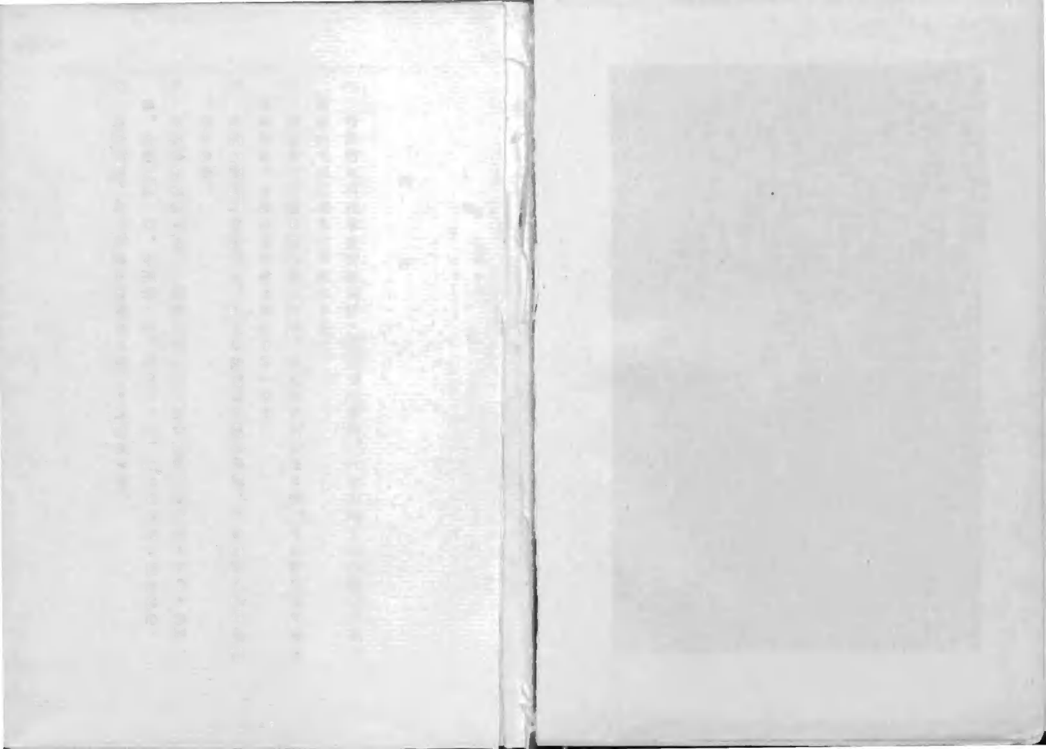
第一卷

株式会社
大安



八十
金瓶梅詞話 七之十冊
天海藏


金瓶梅詞
一之六



例言

一、吾邦所傳明刊本金瓶梅詞話之完全者有兩部。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所藏本與德山毛利氏棲息堂所藏本者是也。

二、兩部與北京圖書館所藏本同版。但僅第五回末葉異版。今以慈眼堂所藏本認爲初版。附棲息堂所藏本書影于第一卷末。

三、古佚小説刊行會影印本。以北京圖書館所藏本爲據。不但隨處見墨改補整。而有缺葉。

四、今以兩部補配完整。一概據原刊本而不妄加臆改。至于原本文字不鮮明之處。於卷末附一表。分裝爲五冊。每冊二十回。附以長澤法大教授解題。

五、影印完成。全依于底本所藏者好意。今誌以表謝意。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氷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

累惟下焉者既不出於心胸
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
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
生爲此爰鑿平日所蘊者著斯
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
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
取報應輪廻之事如在目前始
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
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
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
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

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

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

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

堯舜聖賢鮮不爲所躭富貴善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其高堂大廈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綉褥何美麗也鬢雲斜軃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慇懃也錦衣玉食何

侈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
綢繆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
溢度也一雙玉腕綰復綰兩隻
金蓮顛倒顛顛何猛浪也旣其樂
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
將與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

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
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
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
於刀劒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
幽有鬼神所所不能逭也至于淫
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

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

經凶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葢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死較諸婦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

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爲這烏江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歎爲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爲導淫宣慾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爲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
金閶道中

跋

金瓶梅傳，為
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
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
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

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寃却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

廿公書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閬苑瀛洲金谷陵樓筭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𨠶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横墻矮矮疎窻忔憎兒小小池塘高

低疊峯。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盧。石磷磷床砌堦除。軒窓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

些書。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疎親

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却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鬢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却閒風月。帋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 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强梁逞技能。揮拳捰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 莫太過。

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住西門宅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莫茄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媳　李瓶兒酧願保兒童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賙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鋪開張

金瓶梅詞話目錄畢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卻爲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况爲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三丈夫隻手把吳鈎。吳鈎。乃古劍也。古有干將莫鋣太阿吳鈎魚腸躅鏤之名。言丈



夫。心腸如鉄。石氣槩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塡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費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况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

曰。妾寧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慟。尋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　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　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碭山斬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呂后妒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泪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鬢交白。衣冠甚

偉。各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角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遊。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況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羽翼抱龍兮。橫蹤四海。橫蹤四海兮。又可奈何。

雖有繒繳兮。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酖殺趙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事

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于牖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証。

劉項佳人絕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

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衍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付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鬨產業。驚了東平府。大

闞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占用。
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山峯歪。　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皆轟州刼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汚吏。豪惡刁民。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鎗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饉。將祖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庄上。他那裡招覽天下英雄豪傑。仗義疎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柴大官人。乃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裡躲逃。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庄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方。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岡。山中有一隻弔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岡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夥成羣。于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不許過岡。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傍酒

店內吃了幾碗酒。趂着膽。橫拖着防身稍棒。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岡上。有一隻大蟲。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綰在脇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撻撻地大青卧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軀。却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

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响。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滿嶺。盡皆振响。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

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岡也振動。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响。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揪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撧定那虎。那裡肯放鬆。一面把隻脚。望虎面上

眼睛裏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里。武松按在坑里。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盡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倘卧着。却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埋日光
焰焰滿川紅日赤　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曉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响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裏獐鹿皆奔降
山中狐兔潛蹤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魂魄散　存孝遇時心膽亡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崗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撾處幾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崦
近看千鈞勢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横野草錦斑消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

都沒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就血泊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踈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里刷刺刺响。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却怎生鬪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諕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那兩人手裏各拏着一條五股鋼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沒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

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麽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爲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衆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這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裡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從崗子上走來。三拳兩脚。和大蟲敵鬪。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綁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衆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兠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那戶里正。

都在庄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却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眞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衆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庫中衆上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

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衆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我這縣里。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拏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卽喚押司去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

日在街上閒遊。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　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負他。武大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强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

何礙。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才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丢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時。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戶拍胸歎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閑中何

故歎氣。大戶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

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會上鍋。排備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美玉無瑕。一朝損壞。
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庄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來噴嚏也無數。後主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攘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却賭氣倒陪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計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

武大。即時趕出。不容在房子里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猿。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每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咪酒。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巳誇奖。他烏鴉怎配鸞凰對。奴眞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躰。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

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巳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飡。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爲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難。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里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

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凈。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所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去。却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

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里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直到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

個土兵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里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廝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到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里。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得到這里。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爲

證詩曰。

叔嫂萍蹤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鉤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

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里來管閑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筯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里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

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里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爲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勤。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里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說。到縣里畫卯已畢。伺候了

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裡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拏東拏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厮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里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爲証。

武松儀表甚搊搜　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里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里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鄰舍。都鬥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

安排了回席。却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毎日。自去縣里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羮頓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瑤撒粉

漫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窑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果去縣里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赶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鬥他一鬥。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罣心。入將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

了。却纔又有一個作孟。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旣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後門也關了。却換些〻煮酒菜蔬。入房里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日出去做些〻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〻盃。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卓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

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拏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䮾。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麽。武松道。嫂嫂休聽的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見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里曉得甚麽。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〻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已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拏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拏着注

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便來奪火筯。口裡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盃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

如此所爲。婦人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口裡指着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廚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謀心太不良　貪淫無耻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塲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塲。好的。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里歸來。推開門。放下担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里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

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
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聽見笑話。武
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
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膩
靴。着了上蓋。戴上氈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
二哥。你那里去。也不答。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
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
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
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住。却不道你留
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
調戲我。到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

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再敢開口。
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
個土兵。那着條扁担。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
叫道。二哥。做甚麽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
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
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
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
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
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去不下。自
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
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

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証。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　金蓮賣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　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　鄆哥賣果被嫌嗔
那知後日蕭墻禍　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

衙内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内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
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
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
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
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
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
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
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
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
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那廝一定
强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鬓。

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
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没理會處。每日交
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没尋處。今日再喜得叔
叔來家。没事壞鈔做甚麽。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
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
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横。土兵擺上酒來。熱下飯一齊拏上
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
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拏在手里。看着
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
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
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

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酒。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麽。豈不聞古人云。篱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

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膿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麽篱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証。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泪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里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垛。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動旦。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

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噦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閙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里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為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攛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

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单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没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里拏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里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丢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杆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

臉來看。却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嬝嬝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趫脚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縐縐。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什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鬏髻。口面上緝着皮金。一逕里𩭐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

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胷兒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瓜睛目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悞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

荅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遍。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都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

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那人覆姓西門。单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塡房爲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又常與构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這西門大官人。自

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咲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飿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

道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
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
婆冷冷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
的葢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脚笑道莫
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麽王婆道正是他西門
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
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
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
多由他歇些時却筭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
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
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

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
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
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
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
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
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
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
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
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
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
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

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
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
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
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
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
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
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
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
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拿櫈子上坐了。朝着
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瞭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
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盞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

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
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
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
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
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厮全討
縣里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撰他幾貫風流錢
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
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
有一件不可說。鬏髻上着緑。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
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

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使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麽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風月巧排常。在公門操鬪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

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麽。王婆道。他家賣的。拖蘸河漏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飽窩窩。蛤蜊麵。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只在茶局里。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

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了寬蒸茶兒如何。西門慶。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朶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計掛着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强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没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不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没了老公。丢下這個小厮。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會做牽頭。做馬伯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

了。有詩為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人自迷　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　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　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煖生閒事　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裡針一

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里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偹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伍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恡。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

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都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這幾年。

武大爲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

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里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荅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里荅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我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拏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

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鈔。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里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拏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里。若焦噪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噪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卓子上

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揑一揑。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河。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家里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厮。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築
楚臺。有詩爲証。

兩意相投似蜜甜　王婆撮合更搜奇
安排十件挨光計　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
着。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
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里
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
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三山高水低。我
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
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
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
待老身東擯西補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却再
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
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
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里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
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
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里。一年有餘。不能勾閑做得。
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趂着兩日倒閑。要做。又
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
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閒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墻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

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卓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

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筯麪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拏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

有詩爲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里。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

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看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里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拏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利。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里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

拖進房里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睁眼看着那婦人。雲鬟叠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

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悞冲撞官人休怪。一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

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一生只是志誠為。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說西門慶獎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白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

家陳宅。合成帖兒。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里又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即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卓面。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鬪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為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拏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

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裡說着。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都有意了。王婆便出門去了。丢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鵞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里卓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在。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拏起酒盞來。遞與婦

人說道。請不棄。滿飲此盃。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為證。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拏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

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里。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里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里。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竪。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

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里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里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妓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里。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丢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白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麽。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

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里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麽便没。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朶碧桃春自開。有詩為証。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妲己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春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　內失家縻外赶傜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里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躭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

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里。把眼看那婦人。雲鬢半嚲。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將那雙筯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筯。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小小金蓮。正趫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揑。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

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夗央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灣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

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

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拏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鬟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巳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强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道。這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里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强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

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踅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拏去且請家里坐婆

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蕊春堪笑裹許原來別有人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為証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罣着到底被他纏住拏着也曾在馬房里餧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

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麽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麽。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有沉醉東風爲証。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搽。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裏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腳。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杈。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嗚咂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里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

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來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約有許長大。紅赤赤黑鬍。直竪竪堅硬。好個東西。有詩單道其態爲証。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　腰州膀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鬬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軟濃濃。紅縐縐。緊湫湫。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爲証。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便吐舌開口笑　困時隨力就身眠
內襠縣里爲家業　薄草崖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言戰閗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

縱高大。那小厮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聒譟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里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蔴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

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猴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

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個栗暴。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禽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分交。

險道神脫了衣冠　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麼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鄆哥幇捉罵王婆　淫婦藥酖武大郎

叅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説。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麽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里沒糴處。人

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鵞鴨。那里有這麥粉。鄆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胳胳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防。煮你在鍋里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合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里。歇下担兒。拏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厮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

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帮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胳。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肐胳。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里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厮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里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

家里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丢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麽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拏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

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丢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里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

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厮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抛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自狂爲

鄆哥指計西門慶　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里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鬂髩。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里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得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僕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

那里推得開。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里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鬧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楂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

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出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

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内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洽。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麽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

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别人家里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麽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狠狽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净净。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

不是長遠做夫婦。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証。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　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

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里。扛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

大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馬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來把到

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里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冲在盞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麼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没頭没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

角。那里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
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
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
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
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
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
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
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
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

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攧。扛將下
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
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
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
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
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
那婦人乾嚎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王
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
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
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
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

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閑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喳
亡身喪命皆因此　破業傾家總為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一朝禍起蕭墻內　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胡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荅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

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件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荅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

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蹺蹊。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〻辛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〻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

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蹺蹊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裡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𩭐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

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鎮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

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鄰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塲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横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巳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

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厮。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爲証。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寃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

扇。處處遇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攧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

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慇懃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于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櫈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

把武大靈牌丢在一邊。用一張白帋蒙着。羹飯也不揪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丢。不來揪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没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厮玳安來。氈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巳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嗄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

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拏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鷄鵝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

來把酒肉放在厨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湿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鵞嗄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咲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

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氷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鬓光。金釵斜挿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脚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内。放一小盃酒在

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動啖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

詩曰。

寂靜蘭房簟枕涼　才子佳人至妙頑
纔去倒澆紅蠟燭　忽然又掉夜行船
偷香粉蝶飡花蕚　戲水蜻蜓上下旋
樂極情濃無限趣　靈龜口內吐清泉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

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

筭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裡。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筩。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

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垜。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

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麽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上一段。買上一担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眞實。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非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筭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拏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羮果。顧了一個擡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非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攛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

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一撒
鉤縧。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
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
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
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
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
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
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
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裡是姑奶奶
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
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

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
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
來陪坐。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
我姪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裡。
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
我侄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
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
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
走走。就認俺這門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
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
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

裡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叚子。與你老人家。為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

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枴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麽。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强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

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裡面儀門紫墻。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卓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厮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

在舖子裡。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笸籮。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厮。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强如住在北邊那搭剌子哩。往宅裡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没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

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睜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髻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

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尖尖趫趫金蓮脚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

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裡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們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

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跨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

家使了大官人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僮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為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强

如嫁西門慶。那厮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為你了。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頭的了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裡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擺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攜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願受他的這氣麽。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

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爲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三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送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

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証。

張四無端喪楚言　姻嫁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揔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担。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羨果茶餅。布絹紬綿。約有二十餘担。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

力張主。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隣。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隣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塲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你手裡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

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儹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麽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

我說去。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侄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

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裡。有何筭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巳。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撇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挣將錢來焦尾靶。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攘打鬧裏。領率西

門慶家小廝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赶人閙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灯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縧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illegible]着呌三姨。到晚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証。

怎覩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櫳獨自猜　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泯　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　雲鬢鬅鬆墜玉釵
駿驥不來勞望眼　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攢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

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厮。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只在門首㸃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没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纊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

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画。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捱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没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拏來我看。迎兒連忙拏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裡去了。

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痞。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哧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

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廝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

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几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稍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到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卓上

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䮞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糞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寃屈麻飯

肐胆的帳。騎着木驢兒磕爪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日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悞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灯。睡不着。短歎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

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爲証。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兗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朵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飡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裡前緣。今世裡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裡。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不勾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裡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裡尋他去。

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构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厮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厮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逓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净。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

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麽新娘子來。只因少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螬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担大蛆螬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强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

兒。拏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子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搠屎。出門交獺象絆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洒金金釘鈒川扇兒。取過來。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兒

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身廚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卓兒。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鵝鮮魚肉酢菓品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

八寶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廚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闘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噪噪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厮。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鷂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䭾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門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赶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奔來抓尋

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關着。
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
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
與我。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
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
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
兒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
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
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
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
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

頂梁骨。傾下半桶氷雪來。一面與婦人多起來。穿上衣服。請王
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
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
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
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
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初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已。古來叔嫂不
通門戶。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把
這靈牌子燒了。趂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
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
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
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

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辰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叅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

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閑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拏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武大郎念爲大父。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槌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禿厮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

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粮。又不耕種。一日三飡。又無甚事縈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甕中無米。囤內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却輸與這和尚每許多。有詩爲証

色中餓鬼獸中狨　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腳。聽勾良久。只聽婦人口裡嗽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你休只顧搧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厮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

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撺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撺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撺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詩曰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　豈想蕭墻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遊　英雄壯士報寃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　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卓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

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灯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桌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

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赶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裡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裡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兇分臉酸心歹。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

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嬾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廝每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强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

樓。孫雪娥。多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肥膚豐肥。身體沉重。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裡。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

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腳。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腳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卓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眾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裡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

縣。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腳。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撏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諕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一見王婆過來。唱

了個啫。問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脚蟹。那裡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

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道。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縧。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就在卓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旛紙縉。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看。若是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

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帋。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
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隣舍無不悽惶。武二哭罷。將這羹
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
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卓子前睡。約莫將
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土
兵齁齁的。却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
卓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
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卓子
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
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

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
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
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
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
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
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
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眺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
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
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
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

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件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簸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湏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耍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

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帮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擡到家。待搗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

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三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為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田。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

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他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裡面。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却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辰。武二在廳上。已告稟知縣。催逼拏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

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旣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傳夥計在木櫃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傳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傳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

說話武二一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傳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裡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傳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諕的傳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隷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

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兇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撩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裡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諕得謊了

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卓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諕得走不動武二匹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沒呀時便跳起來立在櫈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提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脚睁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于是兜襠又是兩脚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見知

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裡去了。却拏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　天公何事黒漫漫
九泉乾死食毒客　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荳須得荳
經呪本無心　寃結如何究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裡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窓。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厠裡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墻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

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証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裡去了。他不說。

小人一時怒起。慌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篦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寃。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柰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寃。延挨了幾日。

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粮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鐙。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仵作甲隣人等。檢驗明白。取

供具結塡畐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鬬毆殺人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
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
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
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
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
為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悮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
是小的負屈啣冤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
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

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
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
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為兄報仇悮打死這李外
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
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
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題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
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
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
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
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兜
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

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剌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余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

家活多辦買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士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逦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為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剌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

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厮玳安領下一個小厮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拏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塩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厮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

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

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為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為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見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

細絹舖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腳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裡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

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了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釵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翫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了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了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了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了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

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旣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爲証。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蘂。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脚小小的。原

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二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䰟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懽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别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幇興幇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厮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没處出氣。走往後邊厨房下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

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惟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春梅政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帮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厨房里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麽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故口裡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

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卓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䯼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彎尖趫紅鴛瘦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每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里做甚麽。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子。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

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回兩個小厮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每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拏簪子問我手裡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䁖笑不止。說道。怪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

兒。灑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每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懽。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掌。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

門慶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廚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庙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廚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使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麽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躲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卓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

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餳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庙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剌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毯淡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没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躲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

道使時道。没的把俺娘兒兩個别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黄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共相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别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

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没曾說什麽。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塲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躲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裡亂的些甚麽。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

了。在廚房裡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厮跟隨。徃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裡。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窻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鷄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

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攔着他。撑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裡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他辦不過他。又在漢子根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

們都攛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搞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庙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攙殺漢子。萬也說我攙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丫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

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拏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搗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筭。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證。

金蓮恃寵仗夫君　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

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嫖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

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厮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叙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䈥。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婉囀。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

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鴈柱聲聲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颭。繡帶飄飄。磕頭。西門慶呼答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擽箏的。是花二哥令翠。构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

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塲。至今腿脚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邊走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

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
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驟馬同送桂姐。逕進拘
攔往李家去。正是錦繡窩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裡。鑽頭
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証。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居鋪
般明排列。銜一味死温存。活打刼。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
哥哥休搖。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
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肐膊。通動但
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
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

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
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
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
下去打抹春臺。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卓兒。掌上燈燭。酒
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
花寨。兒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
詩爲証。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
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
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

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禾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靦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吽玳安小厮。書袋内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卓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麽。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卓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看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

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拘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汚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懽的没入脚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根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内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卓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

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囋他。鋪的蓋的。俱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

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猫兒交懽。鬪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道小慇懃。常覰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廝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

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构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眾人正在那裡相伴着西門慶樓着粉頭花攢錦簇。懽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傳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筭帳。玳安道這兩日傳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氈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

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撾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廻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為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 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

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箇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前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抛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

吃。到是這四五箇闖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須要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塩笋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朝天子兒。單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絶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謾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

兒。他暗暗把陰溝内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眞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眞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眞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自白嚼

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筭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坛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猪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厨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筯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雞骨朵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藉。啖良久。筯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筯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揮了。一泡䊆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揌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鬬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

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錠八成銀子。竟是寫在臟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為証。

构欄妓者媚如猱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鑰教誰收

撥下這裡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单表玳安小厮。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裏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厮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厮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

箇九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裡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䆫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　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单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翫。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

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箇氣喑眼瞪。好似牛吼柳影。一箇言嬌語澀。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畔許雨意雲情。一箇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為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為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要錢。頗露出去用。常言。若要

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躲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了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

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厮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腳。使春梅忙叫小厮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了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厮。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箇小厮扶侍。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綃襪兒。襪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諕的小厮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雨點般欖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箇鬢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厮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厮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為證。

虎有倀兮鳥有媒　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　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諕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脉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了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裡夢裡。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寃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

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樣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

兒。如何打小厮身底下揑出來。你還口濕甚麽。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綱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朶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厮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

西門慶懷裡。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揷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

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溫柔　恃寵爭妍惹冦讐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孃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厮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東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麽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

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寃讐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罰子。你不問了青紅皁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

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練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寃讐。路逢狹處難回避。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单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内來。那金蓮把雲鬟

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慇懃扶侍。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裡枕蓆魚水懽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架舌頭。在你根前唆調。我的傻寃家。你想起甚麽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剉。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敢往那裡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厮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根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裡粉頭。淘淥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

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伯成一幇兒筭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在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説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小厮跟隨徑院中來却説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裹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没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説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

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荅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説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説説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懽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蹺起脚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

熱。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

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詭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爲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

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
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眞箇不脫衣裳。我就
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
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厮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
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
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
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
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
語來。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
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
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

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
身。都骨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
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
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
髮卻成不的。可不諕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
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
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
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
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
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
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

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懽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荷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

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躧踏。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湌。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筭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椿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椿兒不可說。单骨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何。有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夫妻小妻爭鬭。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灑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

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裡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巳交正月筭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碍。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不亦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難爲。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

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

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在艶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艶。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懽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麽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

格言。諺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墻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千全　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權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厮。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敘。希過我往。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個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

銀絲鬏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裡台基上。手中正拏一隻紗綠潞紬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箇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翫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秀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客。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箇小廝

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兒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吽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兄不消留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雞蹄鮮肉。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

每人一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太平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箇小厮跟隨。逕往构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厮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早辰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裡來家。非嫂子耽心。顯的在下

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濕着催促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嫂子又青年。恁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脚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裡話。比來比

來。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于是告辭歸家。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在門首跕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箇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往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盼着。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秀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秀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

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有箇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已定重謝官人。西門

慶道。嫂子没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厮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聽了。與他打了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于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

道。你莫不白受他這分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爲証。

烏兔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秀簾[illegible]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眾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外邊站立偷覷。兩[illegible]撞了箇滿懷。西門慶廻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秀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

做打肫。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箇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箇定油兒。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動。把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小廝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難爲兩箇姐兒在此。拏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趂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

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箇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韶刀。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連兩箇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已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已是睡下。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裡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裡有酒拏出俺每吃。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裡吃酒。单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

单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裡扒着墻。推叫猫。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卓櫈來踏着。暗暗扒過墻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内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

巳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廝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枕。兩個丫鬟擡開酒卓。搀上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為窗。裡面為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裡邊兩扇窗寮。房中掌著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燈光影裡。鮫綃帳內。一來一往。一撞一沖。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嚦嚦。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尤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肯即罷。戰良久。被番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鬬多時。帳構銀鈎。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個小妾

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裡。休要冄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如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窓外鷄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墻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鬟立墻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丢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墻冄他。西門慶便用梯櫈扒過墻來。這邊早安下脚手接他。兩個隔墻酧和。竊玉偷香。又不

由大門裡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暗地裡事。有詩爲証。

吃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墻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单单把眼四下觀盼。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墻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

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墻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不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墻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躧着梯櫈過墻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廝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覆去通一夜不曾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曾搯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

已是曉的不耐煩了趁繭實說從前已往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嚶喝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是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墻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妝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

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献小殷懃兒。喝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根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仃儅。銀托子還帶在上面。問道。你實說。晚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到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丢下來。罵道。沒羞的黃猫黑畫的強盜。嗔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

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為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為証。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閑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惟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赶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昧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

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詩爲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淺感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阻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娘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沒地方。請了

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諕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去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群到那裡。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絶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個驢耳朶聽他。正是人家說着

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胆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若上場兒誰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趔趄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隣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麽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厮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諕的蠟查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筭。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

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脚蟹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兒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却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挣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

器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俏棍兒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於分了些牀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

話的大。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牀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縧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趂早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月子來。眼見得。三拳迭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大暗筭。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巳交與奴收着的之物。他一

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墻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秀春。放卓櫈把箱櫃挨到墻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墻頭上鋪苫毡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為証。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來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太理寺卿。今推開封府裡。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裡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與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正是房產庄田見在。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官吏俱都祗候。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鬭毆相爭。審輕重方使決斷。閑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牀帳家火物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

不告做甚麽來。如今事情往。又來騷擾。費占我紙筆。于是把花
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
宅。不在話下。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
知西門慶。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
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
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
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
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
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
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為
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為業。

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
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
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
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兑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
纔依允。當官交兑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
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
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
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筭西
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
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
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筭。弄成圈套。拿在

牢裡。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
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
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
半惜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
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
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腳
踏住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
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險。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
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
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
子。往後知數拳兒了。婦人道。呸。濁才料。我不呼罵你的。你早存

細好來。囤頭兒上下筭計。團底兒下卻筭計。千也說使多了。萬
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
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
兒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
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倒。你甚麼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
上北下走跐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
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
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
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
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
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

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篇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輙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爲証。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好色無仁豈不羞
郎蕩貪淫西門子　背夫水性女嬌流
子虛氣塞柔腸斷　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裡。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睏倒在牀上。就不曾起來。初時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忘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踪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

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办了一張卓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鬏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氈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

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眾人。便欠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兒罷。于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眾人各遞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

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見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眾娘擡舉。奴心裡也要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眾位娘敘此些話兒。不瞞眾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裡。自從拙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墻緊靠著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

廝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腳。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件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句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

娘。三娘。手裡吃過酒。偏我逅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畧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家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主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裡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蘆花樣。對衿襖兒。白綾豎領。粧花眉子。溜金蜂赶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

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粧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襖。青素綾披襖。沙綠紬裙。頭上帶着䯼髻。貂鼠卧兔兒。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粧。鬓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裡。你躲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逅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巳却勾了。金蓮道。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揎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逅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裡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

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裡揑着哩。叫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倒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裡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鬪二娘耍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

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厮家仔細門戶。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牀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裡。拿四對金壽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劉纔在後邊姑娘房裡。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厮抱進氈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illegible]起身來。兩個見了

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筭帳。七担八挪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裡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倒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卓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

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卓子。吳大妗子知局。趔趄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炉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餳成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裡。吳大妗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裡歇。西門慶。我在那裡歇宿。月娘道。

隨你那裡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吽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你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妗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辰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吽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

時起盖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盖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盖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盖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驀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

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衆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老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衆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真堪笑。裡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　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　轉眼翻為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　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　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裡。先一日差小廝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壜酒。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斂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裡。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

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外邊明間內放小卓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八寳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裡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個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又捎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厮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

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卓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裡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卓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伏定樓窓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

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
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
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繡。繡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
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
柔。效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判燈。鍾馗共
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
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
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腳。螃蟹燈。倒戲清波。巨
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鬭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繡帶
香毬。縷縷拂華旛翠幰。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
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俱庄庄
齊鬭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琉璃瓶光單美
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閬苑。往東看。雕漆牀螺鈿牀。金碧交
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繡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
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鞠齊雲。仕女相
攜。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
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
搊响鈸遊腳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
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東風。禱凉釵頭上飛金光耀日。
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
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羅羅兒須臾哄圍了一圍人內中有幾箇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裡我告說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舖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望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掛了兩盞玉繡毬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且是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

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内捉姦。被大官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了妾。後大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悮打死了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扮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兒沒好生揀一筯兒。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

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裡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厮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illegible]去

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買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

酒樓上。咱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兒。俺每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摭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計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搜。于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二媽出來。

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必須老虔婆扶拐而出。向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裡門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絮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闞一個粉頭。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裡邊人合八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麽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裡頭二主子。快倉。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裡闞小

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〻來我吃。老媽道。米囤也曬。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〻來我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卓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你拿耳朶。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好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

兒。他眼裡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放四把校椅。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纍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坐下。少頃。頂老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杏葉茶匙。梅桂潑滷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

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每那幾位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
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
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
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
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单道
這架兒行藏爲証。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
人騰挪。遶院裡都踅過。席面上幫閑。把牙兒閑磕。攘一回纔
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麽。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
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

外與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一個箏。兩個彈着。唱了一套霽
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
裡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
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
子。一個是小張閑。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
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
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員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
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
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
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
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每凑手脚不迭。再過一

二年。這還院中。似桂姊姊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盖了群絕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携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閒。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脚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单道這踢圓的始末為証。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趁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飡。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

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瞞瞞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了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嗝罵由他嗝罵。歡娛我且歡娛。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温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関的緊緊的。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欵蹙湘裙。下堦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

這裡。只剛纔轎子起身。徃家裡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裡家走。撞到這咱晚。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厮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設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爇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愿與官人鋪牀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

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于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单管廚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秀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扒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

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吽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麽敢。走到下邊。比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苫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秀春。都巳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牀鋪。拿菓盒杯酒。又在牀上紫錦帳中。婦人露着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

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牀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取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熱。兩個天生的打

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到好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箇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傳二叔。只

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把傳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傳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我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遲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為讐。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

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舖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燈市裡走了回來。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麽。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姨家

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語。問的急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何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哄道。我那裡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定過你每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干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取他。問已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凑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來總好。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麽招我來。攙奴甚麽分兒也怎

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恁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盡脫白綾襖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紹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

兒也幹來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牀交歡正是不知子晋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大來招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地傳年少生的百浪嘉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赶來初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軍家却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

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盖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盖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裡。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鬼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愿伏侍你。鋪牀叠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

直待與你把房盖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攛掇盖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盖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盖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別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碍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

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巳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裡。大姐姐怎麼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說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絲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

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思混。怎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事。我問你。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蓮道。你今日到那裡。憑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亦發再寬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二亂。你這

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只有一件打撓。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柰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写立分单。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巳。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盖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愿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盖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

少捲棚還未安碌。一日五月蕤賓佳節。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户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一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取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单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鷄鵝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

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徃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摔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徃那裡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裡邊十八子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緊。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

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筭帳。于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裡更衣。叫玳安過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二徃鄭裡去了。花四家裡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真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

我知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諕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西門慶道。惟狗才。你要唱揚一地裡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回。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每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肐膊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弟情原火裡火去。水裡水去。廟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弟兄每這等待你。哥你不

說個道理。還只顧瞞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每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裡知道了。大家都不好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定當了。應伯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娶嫂子過門。俺每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西門慶道。這個不瞞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捲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

宅裡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趕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髮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卓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壜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

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懽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既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嗄飯。老媽厨下一齊拏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秀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一往一來。送連吃上幾甌。眞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懽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巳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麼。西門慶

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厮說了幾句。鬬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唤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帮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眞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丢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眞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証。

情濃胸緊湊　款洽臂輕籠
勝把銀釭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厮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荊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

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裡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頭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牀上。令婦人橫躺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　蛾眉輕把簫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　禁不住魂飛魄颺
一點櫻桃小口　兩隻手賽柔荑
才郎情動囑奴知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白棍兒也不筭人甚麼才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硶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鬏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耍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

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厮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䠒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牀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条論倒了　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

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
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
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
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
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
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
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
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
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

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
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
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
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
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
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百兩銀子。教
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
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
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又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尫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耻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

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陷卒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邇者張達殘於太原為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為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蔭蔽為 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

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為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寘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馱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顧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已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顧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裏動旦。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

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為事。各人寃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隣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攤。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月。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

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躕。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鷄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牀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強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

就牀。胗視脉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胗病源。娘子肝脉絃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為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酧謝。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体全安。說畢起身。這裡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

覷覦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繡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此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

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麽脉。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為幽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

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盖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

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旣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爲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只稱平生之願小人雖銜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攜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旣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荊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

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冰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既無錢。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為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為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丧了性命。為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

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為活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　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

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弟。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凡佯。他不實說與我。巳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

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塡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

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為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裡消息出來。 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

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

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叅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嗟怨。市肆為之騷然。乞勅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寘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

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槃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

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

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舖。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面。吊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

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旬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取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邪邊爲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琡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　思卿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赶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麼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撥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别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

任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其日怎的到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麽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麽百索兒。赶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舖盖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

恐。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虫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礴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撇。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

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吽了小厮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吽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厮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裡吴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耍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

使的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厮內裡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

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酧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卓酒餚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參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卓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酧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餚饌齊上。月

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響。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爲証。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幇襯。琵琶笙箏簫管。彈丸走馬員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
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
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
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
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
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
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吳月
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
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鬏髻上戴
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
姐夫在這裡慌的陳經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

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寃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
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雞兒倒把
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
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
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
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
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了西門慶下馬進門
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𨍭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
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
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

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卓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厨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子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

達達睡睡。就掏揑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咂。又垂首翫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鸞簫。有蚊子雙関。踏莎行詞為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撞入紗厨內。欵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于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梅篩酒過來。在牀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牀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麽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illegible]能當

初你瓶夷和我常如此幹。吽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麼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根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為甚麼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嫁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咬

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面前開鋪子。大剌剌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無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況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

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巳于是以為得志。每日抖摟着精神粧餙打扮。希寵市愛。因為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拘搭他。但只畏惧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盖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睡去了。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粧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卓兒擺着四楪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

犯嘴。挨肩擦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見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只緣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爲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養大虫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　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瘖啞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酌同李嬌

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閒中遊賞。翫看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墻。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翫。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檜栢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鬭彩。秋賞疊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朶粉梅開卸。卧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

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刺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後。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或鬭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卧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棊。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

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係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棊。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滚。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

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討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黙黙歸房。心中怏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臙脂。似抹臙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日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单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瓦子裡頭過。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

耍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為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賚助。乃鷄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庄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

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相相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

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廝。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

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䯼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輙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頭。咂的舌頭一片聲響。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剌剌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送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摽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紫就

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婦人便問怎麽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嶞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說我送了魚到

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粧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厮手把着脉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鈎兒上就忘記看脉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猫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裡聽見了走來採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繞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麽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

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赶到前邊鋪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聐聒着筭帳。查筭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楞楞睜睜。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罷。拿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

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他那裡有這兩庄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們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喪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騭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諕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

貧。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
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
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
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
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
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茶也似黃了。罵道。好殺
材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謊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
着小櫃颼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
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
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脚踢過一邊。那裡
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

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
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
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
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
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
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
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
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
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污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
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
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

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鬨鬧了門户。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

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illegible]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如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厮咬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

見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裡嚷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旣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撅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西山五舍齊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那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

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酧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耍錢去了。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家裡。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之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

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飡。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接我。

旋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裡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

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裡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帮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

顧了五六付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盖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福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

一回。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綉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塲。可憐走在牀上。用脚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

鴛帳底。寃魂先到九重泉。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諕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覷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挺挺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脚帶割斷。解救下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要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反麼。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

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覷。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歇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灯。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諕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裡去。親看

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眾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裡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赶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毯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丢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

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略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鋪子。要撐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

髓。到天明雞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廝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裡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計。教那廝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

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
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
氣消下些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廝
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麽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
三天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
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上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
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麽來比你。你
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
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
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廝他見甚
麽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這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里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卓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裡張覰。只

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窓下潜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裡。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

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角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脚。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卓兒。如今往後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麽的。我猜也沒的想。骨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

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毯聲浪顙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且不知怎的。聽見幹貓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裡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閑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筲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諕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筲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了。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果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

過來道。進他屋裡去。尖頭醜婦。磞到毛司墻上。齊頭故事。玉筲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筲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筲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擺在卓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繡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筲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

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不說金蓮獨宿。单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牀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釭照。秖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為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蕙性蘭心

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頓爛鴿子鶵兒。一

甌黃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燻肉。一碟紅糟鰣魚。兩銀廂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筯。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裡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鬏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眾人。有這鬏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絲鬏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鬏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

鳳墊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裡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鬏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鬅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有雀兒撞見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illegible]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鑊吃了

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裡就掏出一頂金絲鬏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鬏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鬏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鬏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鬏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

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篡掷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

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憋的慌。一個人也拉刺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裡。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晚夕同在那裡上宿睡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呼來旺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痛。一時病倒了。在那裡上牀。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

沒意思。看姐姐恁的。係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落。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况他孝服不滿。你不好要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

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裡。隋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不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

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攛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抿子。與李瓶兒抿頭。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虫兒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根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

惜薪司掌厰。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知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傒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東。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

來了。在月娘上房裡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卓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攛湯。頭一道割燒鵞大下飯。樂人撮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省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胆。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太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見來。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

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裡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

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
慶道你這狗材單晉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
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
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
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
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
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摋廝狗
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赶
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趂早與我後
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眾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
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

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
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腳下人
赶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
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抿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
又早鋪下錦毯繡褥麝蘭靉靆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
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
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項牌纓落裙邊環
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鬓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
子排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
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
枝招颭繡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眾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

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裡。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喚玳安兒。快請你娘

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眾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捧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悒怏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裡來做甚麼。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颭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卓面去。到家對我說。你姐夫兩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

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卓兒。留吳大舅房裡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適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

出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

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舖。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卓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

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裡。蒙爹娘抬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常向繡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為証。

東牀嬌婿實堪憐　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等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裡撒乖賭做奸

空在人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牵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鴈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　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飲酒。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大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趂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風月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徃東街。拘攔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起燈燭。丫頭正埽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月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每。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卓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二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誠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

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嫖。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裡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擴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卓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卓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

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厮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窓戶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諕的藏在裡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爲証。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爲娼。巧言詞將咱誑。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眞伎倆。媚人狐黨。衠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已。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塲。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裡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　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　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附録



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個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

破綻。不肯殮。西門慶道。這個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正是。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illegible]話（影印）第一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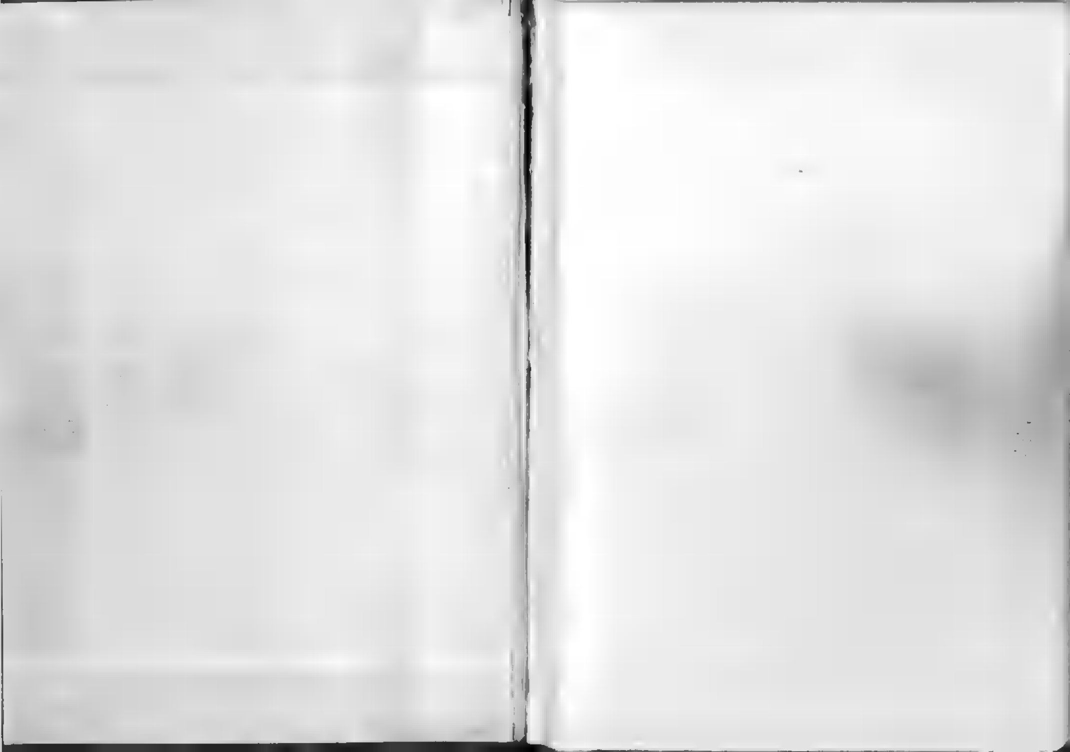
全五巻　定価二〇、〇〇〇円

一九六三年四月発行

発行者　小林實[illegible]

発行所　株式会社　大安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の十四
電話（331）二六二二・五六四〇
振替口座東京一九二六[illegible]

（第一回配本）






UNIVERSITY OF CA
108 319 03



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金瓶梅詞話

第二卷

株式会社
大安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脉脉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赧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厮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于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

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香。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内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弃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扠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倒諕一跳。就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丢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黄裙子。頭上戴着貂鼠卧兎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

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荊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擡放你趂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擡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還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的你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與個怎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簫

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恐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躧不躧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響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鬟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

欵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韓㬢妖態有余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意恰尚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証。

鬓亂釵橫興已饒　情濃尤復厭通宵
曉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太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庄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摒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

家吃酒。看出潘婦家甚麼破綻。把潘婦每門窗户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裡。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瘁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兒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裡着

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証。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為他麼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

裡。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
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庄事來對你說。如此這
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
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
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
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
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
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
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
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
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

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
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
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
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裡
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裡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
你當家還說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
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
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剌剌
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
奸儈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
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稈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禿

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二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麽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户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眞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

罵他。想着迎頭兒俺每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嚛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裡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

興買了鷄鵞下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厮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眾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墰攙着些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紬紙梅花煖簾來。炉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每磕着你。你站着。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每今日與你磕頭子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每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

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蛾跪着接酒。其余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蛾。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巳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巳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肖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道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单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

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厮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何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筯。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𢶷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鵞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鬢。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尚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挨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爛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

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眾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眾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脚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裡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討掛着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金燈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王拿團靶勾頭雞膝

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晒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鯗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嚥。吞到肚內。舔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竪竪的靠着槅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奶。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

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裡。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為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扊扅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辰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厮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

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厮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裡家裡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

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月這陳監生販兩淮乃是秘山省陳条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

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史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曾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裡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

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撅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看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温温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

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鷄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鷄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鷄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蠏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于是兩過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裡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

俺每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這個。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毋。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猪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毋說。毋正磨豆腐。捨不的那猪。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

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朶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相甚麽。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眾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每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裡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

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不在家。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了。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

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諕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諕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餚。端端整整擺在卓上。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眾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菓。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

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荼蘼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我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墻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群鴉打鳳。絆住了折脚雁。好教我兩下裡做

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襴。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

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惟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相個瞎子。行動一磨趄子就倒了。我攙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踹在雪裡。把人的鞋也蹀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厮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撞。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箇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蹺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踹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

都知道。俺每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单管咬群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单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蹺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

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妒貧遭辱　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　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痨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

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吽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墻迯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里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為妻。月娘因他吽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的領袖。若說他底

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倒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户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眾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猶不作在意裡。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眾人打扮。他把鬏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鬂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

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卓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

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裡無人堪

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

個人在裡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筭。俺每閒的聲喚在這裡來。你來也揷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

婦。兩個瞞神諕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眾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筭。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

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証。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彜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氊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

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看粥

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兩日。來爹宅裡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鷄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廝畫童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那月娘房裡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廝有成一塊。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摑混。

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李銘謊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

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裡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唵唵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嗄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黄黄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

裡紫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厮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倒他王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裡做甚麼。却教那王

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有詩爲証。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　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窃聽藏春梅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覩
狗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興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猪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猪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猪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

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壜金華酒。一個猪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厨房裡。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撾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首蓮蹄子。都在厨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惠蓮道。我不得

閑。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丢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巴巴的裁派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厨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教小厮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裡。其余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

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根前說道娘每試嘗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緇繞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眞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惠連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醎沒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繞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

姐猪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碍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先起罷使小厮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每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

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須要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每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了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

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裡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裡。和大妗了。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麽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壜茉梨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梨花酒打開。西門慶嚐了嚐。說道。自好你娘每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俐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每

吃的甚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罈茉梨花酒。拿來與娘每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卓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每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每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搭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

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裡。色絲子女。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耍。常言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裡吃酒。那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裡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不上趕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

厨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剥菓仁兒來。于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桌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裡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

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這裡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跐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夫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裡合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裡。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筭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裡。你不信。叫了春

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裡。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每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那裡去。不然這一冷怎麽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傒落我罷麽。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眾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

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裡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揷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老婆在牀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牀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白綾道袍。坐在牀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脚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

了徣跙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
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
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
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
詳我的脚怎的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
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
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
娘脚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
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
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
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要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
人兒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
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
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
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
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
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
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
清早辰老婆先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
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
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

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
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
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每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晨。
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
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
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你
丟塊磚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還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
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
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
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說你會啞的好舌頭。把老
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

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
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嚛。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
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赶着他打。
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簾子下走出來。一把首將拴奪住了。說
道。嫂子為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裡六說
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趄了。玳安推
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
間葫芦兒順代裡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
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
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
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

娘房裡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裹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

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爭。不許你在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每躧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蹋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放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聲。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

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買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

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那嗏。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謊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供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鬃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鑿。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

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端詳的是些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赶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赶拿了去。我筭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捶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

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鬟并眾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穉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脚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

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証。

金蓮好寵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閫
晨牝不啚今蓄禍　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意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

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搊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嗑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儹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多不知往那裡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往那裡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吆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

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嗑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那嚛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苕帚來。替他埽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嗑瓜子兒。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沒酒。分付潘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瞅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劉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

薇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說兩個自知背地裡調情頑耍却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槅子外窓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衆人到不曾看出來却被他向窓隙燈影下覷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每根前到且提精細撇清誰想背地却和這小廝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背地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

小厮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班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粧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裡去走一遭那李瓶

見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单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根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㸌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㸌。支的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单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躧了我的脚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他罷。如何扎筏子來諕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厮。打着一對紗吊灯跟隨。女婿陳經濟躧着馬擡放烟火花炮。與眾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恼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

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
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
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
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
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
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
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
綠以為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
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燈
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
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

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
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
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于是攓起裙子來與玉
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
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
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
打燈先行逕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
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
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
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每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每有
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飣下菜兒纔好

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
一兩壜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
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
成日在家做些甚麽。婆子道。奶奶。你看丢下這兩個業障在屋
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
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
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髮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
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
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
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
與他罷。因問道。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

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
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
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恠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
些甚麽。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
兒因問。平安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
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
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
是不來。省的惧了你的睡頭。明日早來宅裡伺候。你是石佛寺
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
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
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

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剜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繞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每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為甚麽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扠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為証。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菓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搊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

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段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裡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繞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那嚛。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裡。卓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厮來興在門首迎接

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卓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了燒香。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厮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麽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

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瘓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厮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曉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為甚麽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剜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每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模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

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户。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厨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俻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

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灶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悮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裡推那裡。那裡推這裡。就耽悮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另換茶上去。

吃了。荆都監繞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
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
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
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說道。這
搵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
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
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
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
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
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趂了你的心了。罷了。
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每是上竈的老婆來。

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
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
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
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
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
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
來這裡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嫂
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
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
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
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

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塲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掏了。也不筭。我破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密逞春情

性。不怕封夷號令嚴。有詩為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此三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榭綻羣芳　搖拽鞦韆鬪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　春風和藹舊門墻
玉砌蘭芽幾雙美　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麋養家禍　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説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每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

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体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
打了一回。玉樓便吽。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
休要笑着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
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
面對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兩雙玉腕挽復挽。四隻金蓮顛
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
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
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
曾跌着。險些没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
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
了。有甚麼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

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三月佳
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
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
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
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
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右傍推送。纔待打時。
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
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送不的。這
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
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
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諕

的上面惟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到且急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裡叫。那裡叫。把兒子勞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摳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脚跐定下邊風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

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裡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裡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垛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裡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蛾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蛾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裡。雪蛾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

春三月。只鬪百草耍子。雪蛾便往廚下。倒了一甌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蛾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裡下棋撾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裡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舀水與他洗臉。攤塵。收進褡褳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

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巳時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根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巳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蛾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從後子起。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打撅成旦。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

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惟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惟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來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呸。惟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孫剌兒裡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合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

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婦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見兒到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裡弔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略趄兒。把宋字

兒倒過來。我也還既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總。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語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剌剌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段。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兒罵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味了那黃湯挺

你那覺受福。平白惹老娘罵你那忘臉彈子。于是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面裡鼾睡如雷的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為証。

宋氏偷情專主房　來旺乘醉詈婆娘
雪娥暗泄蜂媒事　致使干戈肘腋傍

這宋蕙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去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

不想走到廚下。惠蓮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户說話。央及楊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户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蛾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厮。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要了我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到房裡吸他。把他吊在花園裡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

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撰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于是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

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叵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嚷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厮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厮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爹老婆。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段子。到他房裡。又是証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

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厮暗筭。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筭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裡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和爹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

的奸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焞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裡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謊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等他奸老婆。也是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户家吃酒。不在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故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

面。教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我到蕤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碜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坐着。見了俺每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

揚甚麽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
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
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
樓向金蓮道這庄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
不管倘忽那廝眞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
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隄備六姐你還該說說
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荊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
他就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
爲証

來旺無端醉詈主　甘與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眞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哭的
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
一遍見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
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
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
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
那廝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裡小玉便知了
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
漢子你要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
揚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
揚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

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麽。這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湍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胆。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

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裡言。風裡語。罵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撰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纔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在家裡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裡。曠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麽不胡生事兒。這裡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

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巳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赶後日三月二十

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裡。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裡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

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繞在這裡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繞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吽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監客王四峯一干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

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裡。隨你。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曾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䏏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句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垛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

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馱垜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怨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這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墻有縫。壁有耳。吃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下滾上。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

到明日盖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塲。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单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卓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的。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

些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娘說。一鍬就撅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已。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趕賊。老婆忙推睡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稍棒。要往後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

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趕。于是拖着稍棒。大扠走入儀門裡面。只見玉簫在廳堂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趕來。趕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抛出一條凳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只見嗆啷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趕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到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到

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黄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麽。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双薄扎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厮隨即押到房中。惠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你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趂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麽。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

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要。西門慶道。既賍証刀杖明白。叫小厮與我拴鎻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髮亸鬆。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赶賊。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麽。你只因他甚麽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剌剌着送他那裡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厮。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

心上處。你也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依吃酒。並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東帖。叫來興兒做証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徃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黃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饒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乱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

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每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户。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筭。黃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查情。容小的

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厮。見獲賍
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
慶。初時令某人將藍叚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
故入此罪。要墊害圖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
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
主子娶的。配與你為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還生
事倚醉。夤夜突入卧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
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寃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
來。面前執証。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會施天上計。難
免目前灾。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
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

收監。來興兒。鉞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
分付家中小厮。鋪盖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
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
出來。衆小厮應諾道。小的每知道了。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
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
是閉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簫。并賁四娘
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
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厮來安兒送飯
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
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
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

婆在簾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裡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原來婦人夏月常不

穿褲兒。只单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裡。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有幾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栢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並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

另替他要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揔婦子吊到那裡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侍他。與他編銀絲鬏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兀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胆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話休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要教陳

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根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躭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羅的。在人根前上頭上臉。有些三樣兒。就算另替那奴

才要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根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汚了眼睛。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識。拶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押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

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盜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往上長。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况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况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淩遲。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寃。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為民。當查原賍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句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旋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

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狠俱。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支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場。必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每看陰師父大上。瞞上不瞞下。須你到那裡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怜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每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

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厮。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厮走漏消息。决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証。

當案推詳秉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每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

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嚛。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筭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楣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框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撅灌。須臾擁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

小玉都來看視見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些姜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

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

問傳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摸拳。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運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來看看。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

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尋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裡哭着。就不聽的動靜兒。乞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窗子裡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裡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

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朶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鍾。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日飯粥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麽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摭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根前。審問。你每近前幾日來

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這鉞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裡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諕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麽事。鉞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啐道。囚根子。諕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麽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

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厮來金蓮房裡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裡。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採出鉞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厮來煞氣。關小厮另脚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厮。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

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說的。這孫雪娥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illegible]下都懷仇忌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眾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個攪兒。一頭拾到屋裡。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

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裡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顙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為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撑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分明戳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

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脚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那時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

李媽媽娘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正是瓶罐不離井上破。割斷脚帶解卸下。撅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台。星眼雙瞑魄悠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厮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蛾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誠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曉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

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回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仵作來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冤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因倚強姦要他。我家女兒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衆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家回話。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畢竟未知後

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覇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嬻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尚且含生育　何況人心忒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内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

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撰了鹽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户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户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厮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遞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里。反問他打綱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

跟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為証。

縣官貪汚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為女歸陰路　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攢造完備。西門慶打開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端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

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大凡有一隻詞。单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稅。納倉廪餘粮。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

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鞽。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虮。瘡痍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為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那廂成水晶卓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苔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

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菠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鍾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携棋枰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証。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廝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

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粧花楣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鬢。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裡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胆

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掐下恁幾朶來。放在這裡。不與娘
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揷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朶與李瓶兒。
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
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
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
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
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
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
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
頭也掐個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於雲鬢之傍。方纔
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

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
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
張涼椅上。揭起湘裙。紅裩初褪。倒踘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
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
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
躡足。走在翡翠軒槅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裡面
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
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
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擺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
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
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

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夸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裡做甚麽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麽。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麽來。帶了

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屋裡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盞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麽。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

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庄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内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瞅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

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凉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朶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每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
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令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
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户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攜素手。整雲偏。月照紗廚人未眠。前腔 節節高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合 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衣服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肐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

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裡投去來。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一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摭羞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单管只胡說。

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見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弄晴鶯舌於中巧。着雨花枝分外妍。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走來。于是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閒。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緄緄馬亂。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

琴倘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水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裡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裡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槅細巧菓菜。一槅是糟鵝胗掌。一槅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槅是木樨銀魚鮓。一槅是劈曬雛雞脯翅兒。一槅鮮蓮子兒。一槅新核桃穰兒。一槅鮮菱角。一槅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筯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

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裡略倘倘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于是起身。脫下玉色紗襬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牆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衽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

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脚帶觧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户大張。紅鈎赤露。鷄舌内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麈柄抵牝口。賣了個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没口子呼叫達達不絶。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臥雲亭。那裡搭伏着棋卓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呌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比及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

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藏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着。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黄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

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軃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下。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丟與你罷。于是先摳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包兒來。先以初使上銀托子。次只用硫黃圈來。初時不肯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

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為李瓶兒故意使這促。却來柰何我。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挖着他心子。把那話我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昂健奢稜跳脫暴怒起來。垂首看着往來抽拽。翫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𩬊長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麽行子。進去又罷了。淫婦的屄心子痒到骨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砕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脛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揩拭牝中之

津。隨拭隨出。衽席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要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迸。那話攛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蕋。到此處。無折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碴响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軃然於衽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并勉鈴來。拆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要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

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閉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赶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裡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関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　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裡錯　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　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纊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項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軃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

帶在上面。軟叮噹毛都魯的。纍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謊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旣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睜睜。股睜睜。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晃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砥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掇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

度。有詩爲證。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乜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〻此〻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雲白玉體透簾幃　口賽櫻桃手賽荑
一脉泉通聲滴滴　兩情膠合色迷迷
翻來覆去魚呑藻　慢進輕抽猫咬鷄
靈龜不吐甘泉水　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盖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

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並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

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

他那裡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裡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旁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裡。沒的摭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塲兒。你這搓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

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蹺蹊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裡。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裡。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𨑳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裡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辰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頭着。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麽。與了我要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要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要子。你有甚麽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繡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裡的。那猴子笑

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要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要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迭巧來。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

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説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窓兒。掛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䯼髻。還墊出一綹香雲。䯼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

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説。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説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溺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了頭。這地裡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往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説。你到偷了我鞋。還説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

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裡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抒也討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希。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

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惹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

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倘。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剛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腳的蟾。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

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户。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

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厮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問。慢慢問他。方知為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毯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于是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紗綢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腳上。怪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

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隻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猫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

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麽毬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剁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剁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睹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麽。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塲。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

法。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爲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閑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羆子。是取了針[illegible][illegible]。兩個同一處
做。金蓮描了一隻去。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
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
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衲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
門。玉樓道。你早办。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
户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赶早凉做些生活。等住
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
逕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衲的是甚
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叚子鞋。金蓮道。你
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衲了。這一隻又
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

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
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
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
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
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逅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
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
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
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illegible]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
一遍。先是梅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
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
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

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响。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厮。說他小厮一點尿不燒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

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塲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厮。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汗哩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餳

成一塊繞吊了鞋。如今沒的撇羞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為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攛的離門離戶。也不筭恒屬人挾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

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那媳婦子一丈青怨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裡。到次日。要擲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

慶道來人進見。迤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縧。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凛凛。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奭。

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卓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

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巳交八月筭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事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壬。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為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

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些小氣惱。不足為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不。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徃。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必為

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庄兒好處。還有幾庄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泪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主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

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爲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

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椿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臂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緑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

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

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禀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

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飡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决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芦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

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筭的着命。筭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墻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澆水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麽

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麽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摟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掴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牀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

新買的螺甸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甸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甸有欄杆的牀。兩邊槅扇。都是螺甸攢造。安在牀内。樓臺殿閣。花草翎毛。裡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盖着紅紗衾。枕着鴛鴦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牀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兒。掴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

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蘂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麽。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兒由着這等掇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

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推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髮。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慾色心忙顯手段。一個顫顫巍巍挺硬鎗。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一個捨死忘生往裡鑽。一個尤雲殢雨將功幹。撲撲蔌蔌皮鼓催。碑碑磚磚鎗付劍。矶矶弱弱弄响聲。砰砰研研成一片。下下高高水逆流。洶洶湧湧盈清澗。滑滑瀏瀏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往。一衝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

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撑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將金蓮揝。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喜歡歡美女情。雄雄糾糾男兒願。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贏心胆戰。口口聲聲叫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裡戰

當下二人水中戰鬬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揩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薄纊短襦。上牀安放炕卓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氷凉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

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麽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裡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脚去來。一些兒沒在根前。你就弄下磣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氷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麽。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汚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擲去酒卓。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見。多是陽臺夢裡尋。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守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凉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内。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脚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見。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躉探。問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諕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

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為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松墻。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三十板子。那琴童纔打

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单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飡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

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裡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上。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趂早靠後。内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叅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禀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寳籙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聽。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凉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禀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堦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

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繡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决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于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祗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鹽客都牌提到鹽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

何官後。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
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户。頂補
千户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
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後官。擡書案
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
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户。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
道。你二人替我進献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
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
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
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
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

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
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
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
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
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
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
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
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
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賽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
上。飽飡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
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家你老人家

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荊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巳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劉總老爺上巳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办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办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開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月領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揷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斝。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揸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揸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倘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攙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裡是這

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鴈柱。阮跨鮫綃。啟朱脣。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

云

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𢝗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

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鱉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筭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赶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裡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嚛嚛。緊着。熱剌剌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裡。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

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　兩隻脚兒能快　身穿怪綠喬紅
各樣鬏髻歪戴　嵌絲環子鮮明　閃黃手帕符攃
入門利市花紅　坐下就要筲待　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　被他褪衣劏劃
横生就用刀割　難產須將拳揣　不管臍帶包衣
着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　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　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繃接草帋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

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筭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𥝳綳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毋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柱兒。一隻脚蹤着門檻兒。口裡磕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塩担子。攘醎嘈心。養下孩子來。

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

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粧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嬭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嬭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嬭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説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説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説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説。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爹一張。塡寫爹名姓在上。塡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塡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卓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衙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

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説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椿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説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説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禄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

慶賀。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攢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

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況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塡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稟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

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廝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
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
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
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
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
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
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
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
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
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
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欵。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

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夕一個人聽
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
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
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
僚間。見了也愛于。是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
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
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招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
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
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況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
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
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

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你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

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玳安為妻。家中平安兒小廝。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拷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青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

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酬謝了伯爵。治办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

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厮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鄰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有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蓐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户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户。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叠了。安在書房中。正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

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卓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舖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窓户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拏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簫道。爹的衣服叠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

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繞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鬓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滚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脾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掀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

的帶子也掀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户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别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办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卓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

迭行去了。那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稍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廂房中。迭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睃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

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迭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赶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

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裡。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卓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負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

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遞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簫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餓了也不筭。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訊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

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毬窟礲喓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

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擄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腳。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擓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撐一個。滅一個。把人躧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

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餚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荊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親要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illegible]頭家去。回媽聲。放心此二。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

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荊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卓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妳子說。不妨事。教妳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他舊時那疾又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趂人未到。爹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

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生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妳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喝誇獎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掛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

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道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幗拴錫帶。花神金瓶。桌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裀綉毯。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的

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厨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錢銀子。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帋手本。下邊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偏匠。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

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裡。末云。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稟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

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卽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决打不饒。末云。小人理會了。轉下。云。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裡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三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麽。淨扮秀才。笑云。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裡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不打緊。道在

人爲。你見那裡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背椎矮子。末 將樣板比。淨 越縮。末 笑云。可充得過了。淨云。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櫈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 令 淨 外邊伺候。淨云。小板櫈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外云。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見請在門外伺候。外云。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快松泡茶。割內水飯。相見科。外云。此眞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下頭。科。淨慌。小板櫈在那裡。外又云。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曾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淨慌科。那淨 小板櫈在那裡。末 躲過一邊去了。外云。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眞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凉。多拜兩拜。淨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外云。都好。淨云。狗合娘的。你

既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珎珠絡臂鞲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一個揫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

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為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交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

來。花枝招颭。望上不端不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
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眞有遶
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内
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値喜慶。不覺留連暢
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
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
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
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
前遮後擁。唱道而去。正是得多少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
粧。畢竟後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　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　夤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　勢倚豪強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　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
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
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
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
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

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里去媽不知怎麽盼望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裡留俺每吃了于是齊插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

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的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内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内待茶薛内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内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内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哥便叫小厮在那里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戢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

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麽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擡上八仙卓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嗄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上人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叙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接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陳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

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

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每坐着多一搭兒里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卓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逕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

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拏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內相昨日只他一位在這里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

纔住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里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里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

那里。拏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麽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撅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想告水災的。好個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庄子上收頭。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

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沒點兒相交。如何邦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砢硶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勾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里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蹀躞。身邊蘭麝隆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里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

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啟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卓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流。肴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吊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强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子。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

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纽。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組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那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雇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

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里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躧。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里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

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
却認與六娘是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多還是過世你花爹一
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
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就畢遞過酒去就是
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
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
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里打攪了再
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
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又是
你大老爹這里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
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

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
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
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强如鄭家那賊小淫婦
搖剌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
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里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
這是頭里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
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
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
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
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
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

嘴還哄我住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爹韶刀頭里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眞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鬏髻周圍金纍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

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酒喬大戶到忙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眞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趂今日

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里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看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賊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

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巴搁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鬧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敎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還滑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里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

子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裡。他怎這般哭。奶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赶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把這孩子。奶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𩜍螺兒。

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奶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奶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

喂了奶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諕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諕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

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爲
枉將財帛爲根蒂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凉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里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枉恁的口拔舌罵人。你家

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正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箇客人何官兒。門外店里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拆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行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里。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

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說寫筭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

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腳。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坐到二三更分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里。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

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飡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卻說這個

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麽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明日少不的教人𧦬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姐姐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呵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

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卓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掀了個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穿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麽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筯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拏筯。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

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illegible]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庄兒。鵞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

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趂金蓮眼錯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柰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柰何他怎的。那經濟走到鋪子裡袖内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里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拏鑰匙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里我沒見你拏來。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弔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

裳。可怎的樣。趂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没。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雇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没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麽。恰似俺每挐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内。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厮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里唱與小厮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趂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四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没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掯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

人的名兒樹影兒。那小厮兒吃他柰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黄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靑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靑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强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鵞毛菊在斑竹簾兒下
喬㕸多虧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
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粧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
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遶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
香。把我玉簪兒來㕸。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
同在碧桃花下鬬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丟了。曾
在轉枝蓮下纏勾你幾遭。㕸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
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裡不
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
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

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經濟道。爺嚛。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
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
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里騙嘴說一百
個。一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經濟
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
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悶的人反栢着外膛兒細絲諒不
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
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
捨。我把如同印籍兒印在心里。愁無救解。㕸着你把那挺臉
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

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寃家乾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閑氣你榆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篠錢身子小眼兒大無庄兒可取自好被那一條棍滑鏝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綠邊火漆打硌硌跌瀾兒無所不爲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個黑沙也是不值叫了聲二與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鄧的金背配你這錠難兒一臉裙子。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俑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里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妳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每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

臭肉。三不知拖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囘後邊去了。一囘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坌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擺灰篩土。吽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坌工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

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脚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摑住他一隻肐膊。不曾打下來。月娘乞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黄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尖了脚。不曾蹅着那里。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趄。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吽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趂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厮吽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巳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

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杳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曾在上房睡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厮兒玉樓道可惜了的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里纔得脫衣裳我說你往他每屋里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里知道平白噪剌剌的抱什麽空窩惹的人動的唇齒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舖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因此街上人見他是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道國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乾鮑皮在街上虛飄說詐擺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

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
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要手的搗子。在
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
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
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
立。睃人。人畧鬭他鬭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
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
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
事來。原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隣
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灑堂。或夜晚
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蝨兒。單

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
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眾人睃見蹤跡。小猴子扒
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
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
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
跟到牛皮街廂鋪里。就烘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
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內中見男婦二人拴做
一處。便問左右站的人。此是為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
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
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
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

了。因此捕卩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郤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里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单表那日韓道國鋪子里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細綑金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濶行大步。搖擺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鋪。做買賣。我等鈔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

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謝汝謊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做。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兒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筭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

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已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兒。拴到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趍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戳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　休將喜怒作公私
貪財不顧綱常壞　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　狂奴乘飲弄奸欺
欲占後世興衰理　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舖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舖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

韓道國道沒在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攔院里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揷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的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一只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閑話多丟開你只說我常

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衆人稱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在地亂行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裏面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凉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裏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

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裡。看見應二爹。和韓大叔。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腳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帮卓兒。卓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于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裏邊書房內。裏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京床。掛着青紗帳幔。兩邊綵漆描金書廚。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放一隻黑漆琴卓。獨獨放着一張螺甸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閱。上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荊都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段尺頭。猪酒金餅。鰣魚海鮮。雞鵝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裡二人等候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駡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里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

二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之類。在酒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氊條。妳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氊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澄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

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喒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里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箇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聲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羣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明早解廂往本縣正宅。往李大人那里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去。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

一二舉家没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单明日帶來我衙門里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里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分付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卓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鰣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鰣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礶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塲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

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依着夏龍溪饒了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恭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相房屋邊。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鰣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錢恁自中使。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揭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

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蹹婪的。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麽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煠的燒骨禿。肥䐁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煠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

氏放回家去。又拘捉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攊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里。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麽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扠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

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羣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麽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每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麽

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麽人。如何敢越墻進去。況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盗了。喝令左右。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諕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

人情。内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也有央吳大舅出來的。說。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内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紬絹舖。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每人拏出幾兩銀子。凑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咱每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為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凑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眾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反便。

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挐
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
椿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
就上垜。于是把銀子兊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
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
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札着玄色段子總角兒。撇着金頭蓮瓣簪
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褷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
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
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
去了。伯爵便問。你看衙門里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荅應的來。
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

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
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
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
送問。多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
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
韓夥計不怪。沒柰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巧取
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
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
上。交他再挐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
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虼蚤臉兒。好大面皮兒。實
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

生哥的六娘。遶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旣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鍫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

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鐲釧子。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麽孝順我是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卓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

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屋裡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騭。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撰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付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嗄飯揀在一個碟兒里。教他吃。那小厮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

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里。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與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里吃酒來。這書童就向卓上硯臺下。取着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里送來。說車淡等。那六娘教

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下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更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個親嘴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問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里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

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雇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剛纔多到了。邏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窓外基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窓下。聽覷半日。聽見裏邊氣呼呼。跐的地平一片聲響。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叫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拏去了。平安拏轉

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卓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里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厮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拏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賒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丢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厮拏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里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卓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

問這嗄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麽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問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個小夥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邪

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裏。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里做伽藍會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裡。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拏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我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況又病體不

痊。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姦。因而致死人命。況又受贓。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騭。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為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手拶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這裡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

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髩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挾着桌頭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里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恁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

春前頭叫個小厮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厮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個燈籠接去罷于是逕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擡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扛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

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灯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又沒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里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强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里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纔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

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里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粮無數。丫鬟侍妾。只成羣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里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里。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綾羅窩兒裡抱大。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侍。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

滋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庄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鋪子裡。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嗄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兩罈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里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里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麽。金蓮罵道。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你便圖毬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合你家愛娘子。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老川在這里聽着。也沒走了裡話。他在咱家也答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娘就是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

轎。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紬襖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胸前摽帶金玲瓏摽領兒。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裡。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嬢那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敎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多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吃酒。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敎迎春。快拏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

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麽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里。正是情知語是針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　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　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　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　渴飲清泉悶煑茶

此八句單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踘打毬。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

門。攷出吏口。連累父兄。悲悔躭憂有何益哉。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睃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

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每話去了。到日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不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卓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子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里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

房裡和爹幹什麽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月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每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拏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每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

去。西門慶拏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跐立在卓頭邊。良久，西門慶掀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里，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很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筭。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

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里。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卓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咂嘴兒說道。你每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壓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里。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赤道幹的什麼繭兒。恰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卓子根前推寫字兒了。我眼張大個的。他便倘剩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

這屋裡。只怕有鍋鑊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里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每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搖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鮓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拏出去。

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麽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里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illegible]封。寫了二人

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麽。平安見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槅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麽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槅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見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

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睃見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盔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鐙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厚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

時閒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曾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蕭茂德帝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拏上茶來。白來搶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洒線猱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

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拏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里去

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拏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閒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每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拏了四碟小菜帶葷連素一碟煎麵觔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

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吽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跕着吽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麽緣故諕的臉蠟查黄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强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禀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槅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

聞禀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吽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雇槃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吽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强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禀道拶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朶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猪兒似怪吽這里西

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里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麽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麽。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麽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麽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耻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耻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秫秫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嗄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

一罈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耻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里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麽。管生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耻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𦞂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脚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肐蔕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每是沒時運的。行動就相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盜。通把心孤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

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麽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不是在他房裡就在書房裡不知幹的什麽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里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裡春梅推門入去諕的一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駡了幾句他只雇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内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教爹鋪子裡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

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觔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麽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卿嚌叫喊的只道打什麽人原來打他爲什麽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雇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

笑什麽。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麽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膫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麽。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膫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里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里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

外邊。打內剌扒着腿兒。走那屋裡。摟的把人撞沙着。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什麽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麽。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强着進去了。到廳上槅子門裡。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麽說。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多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里。又不去。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慚愧的。略坐一回兒就去。他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

他強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盗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顙根軸子爛弔了平安道天下有没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没廉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三入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上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没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麼樣的閑的没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里老婆嗜家子玳安在鋪子裡蓖頭蓖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鱉的我

慌虧你還荅應王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荅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荅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責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責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麽也陪撥了一撥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撥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採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鐵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廝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童封了禮物尺頭寫了

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綉袍。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鵞。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鰣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擱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里。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麽。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

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鵞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卓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鵞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里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

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叙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卓上擺了許多嗄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麵鵝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管後邊拏菓拏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個螃蠏。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蠏。到如今。娘每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揀幾個來。今日娘每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螃蠏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

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看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筭。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咲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

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奬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每面奬。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子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答應。都是

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你怕怎的。書童只雇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飄。過雨瓔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粧。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爲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

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每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鴈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恨歸期。跌綻了綉羅鞋。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

使幾度停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掐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䙓子。單穗絲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蓋起。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多沒了。墊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

緊。我明日衙門里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人今早到賃上同張安兒到那家庄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每不是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裡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在

那壇兒哩念佛廢。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骰盆兒。俺每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裡哥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廝。拏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灯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

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材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省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慷達看遍春山眼橫秋水髩綰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盃與謝希大該擲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拏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要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葧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榧子麽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害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二說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遞再斟上兩

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腳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缺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諕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于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

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窯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徒弟把縧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

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子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
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
孩子好不𠻳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
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
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
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里。
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
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
問棋童。你每頭里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
接娘每。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
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拏燈來。畫童道。

我和他又拏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
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强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
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懃的奴才。等到家裡。和他答話。月
娘道。柰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
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
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濯那些兒的是。說着。
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
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
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懃的囚根子。明日你
只認起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腳兒錫錫兒。有一個
燈籠打看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

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每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每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着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俺每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攮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

那里。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槅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却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里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什麼。又問你沒廉

恥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里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眞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稔稔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入。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

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攢的錢也勾了。我非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每冬衣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祗根閑愁成懊惱。

如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進望劒江西　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濕　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　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濶天高都是念　憑誰爲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里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

寫着什麽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勅回藉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厮叫媒人去。我什麽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麽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擡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舖子里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吽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麽來。人家央你一塲。替他看個真正女子

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捏佛。施燒香。急水裡怎麼下得槳。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上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

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意急欲搖飛虎距。心忙抨碎紫花鞭。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

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拏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嗄程酒麵雞鵝嗄飯盐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抬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叫廚子家裡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内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里住旋叫了四

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家童獻畢贄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荊今得晋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為寛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

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于是擡過棋卓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

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于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每是那里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每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

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合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箇。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窗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苟子孝。你每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苟子孝答道。此是晝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玉種藍田。

書童兒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媿赧此心縈牽。鸞斧配深沐親恩。其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拏兩卓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每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

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里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墻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裡面曉騰騰掌着燈燭。小琴卓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

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拏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兄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晚景松栢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

帳鋪陳綾錦被褥。就要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厮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厮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貺。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貲。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氊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華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

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舩輕舸更遲遲　别酒重斟惜醉携
滄海侵愁光蕩漾　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　我恣蘭干日向西
咫尺烟波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淒淒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呌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賣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

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爭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脚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

開絨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旣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旣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姐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

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麽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黟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内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粧奩陪送都是宅内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些生活鞋脚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

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眞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舖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攛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

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趫趫的兩隻脚兒穿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跳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搯的水髩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妝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燒。嫋嫋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狂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琴卓文君。

西門慶見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内暗道。原來韓

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髩。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酴麗肥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氊包内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内。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脚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每頭頂脚跐。都是大爹的孩子的

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
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
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
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
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
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
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每費心一場。西
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
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鐶之類。月娘道。及緊攢做去。正好後
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
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

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厮接
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
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
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
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
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
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
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描金箱籠。
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
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
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

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㷫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丢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里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䟽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事忙。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

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撅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邊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

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
兒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
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
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
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
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
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駿駿的哭
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
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
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
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

等他的長俊了我每不知在那里晒牙揸骨去了婆子道怎的
恁般的說你每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
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
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
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
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
保舉箇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
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
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
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
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强如在這僻格刺子里

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嗄

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揩抹卓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見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吊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

說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笋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輧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卓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廚下老馮將嗄飯菜蔬。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

門慶根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菓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
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
下邊籠揝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
房門。褪去衣褌。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
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
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强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
在西門慶懷裡。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
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柔膩
牝毛踈秀。意欲交接。令婦人仰卧于床背。把雙枕以手。雙足置
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的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夗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鬬勇。男

兒忿怒。挺身迎刺黑纓鎗。女帥生嗔。拍胯着搖追命劍。一來
一往。祿山會合太真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左右迎
湊。天河織女遇牛郎。上下盤旋。仙洞嬌姿逢阮肇。鎗來牌架。
崔郎相共薛瓊瓊。砲打刀迎。雙漸迸連蘇小小。一個鶯聲嚦
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一個燕喘吁吁。好似審在逢呂雉。初
戰時。知鎗亂刺。利劍微迎。次後來。雙砲齊攻。膀胛夾湊。男兒
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
雙砲的。往來攻打內襠兵。一個輪膀胛的。上下夾迎臍下將。
一個金雞獨立。高蹺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
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鬬多時。欵擺纖
腰。再戰百愁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

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胯骨落馬。須臾蹂踏肉為泥。溫紫粧呆。頃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觔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咂髱髮。把髱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毯禁不得他吮嗍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樁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

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舖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慇懃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勤勞兒。往宅里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兒撞見。婆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猫兒

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你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了頭每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鑾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裡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撰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趕不上。在這里。撰什麽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麽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

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騾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里兑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

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里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

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衆。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婦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適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　　淺蹙蛾眉雲鬢鬆
勾引蜂狂桃蕋綻　　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槅子前。拏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媽媽撇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粮下來。該一萬兩銀

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里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討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拏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誆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里放不下他們伯爵道哥

說的什麼話與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里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

眼兒涎瞪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嚛。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趂早兒休動。是宅里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撇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罵我。訕我。又趍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

臾紫膛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里咮醉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耍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

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鬟錦兒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里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酒哩。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道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罎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子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下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里又近。買

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里放下卓兒。請西門慶房裡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卓上無非是些鷄鴨魚肉嗄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

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蹾的腿酸。拏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食。你着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弔在床槅子上。低着摟攪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纔待要抹之。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踞他面前。吮吞數次。嗚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掉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濇。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于是顛作抽。已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里。

回首流眄。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往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里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詩為証。

美寃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里走。又被開路先

鋒把住了。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蹤損了奴的粉臉。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小厮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提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俺在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每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

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
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家
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
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
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
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
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
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里放水。被他撞見
了。拏到衙門里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
便。許了要替咱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
道國道。嗔道他頭里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

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
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
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
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
易撰錢。怎麼赶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
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
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
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
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
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
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

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腳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伏護糟踶蹬初時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着。每日䟦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瘸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

日到衙門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肴。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堦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里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

等到二三更。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慇懃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檐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喨。雪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里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

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暗想負心賊當初說下話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忍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着。

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敞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諕醒他。迎春于是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

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歆香歆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卓兒。就是幾碟醃雞兒嗄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拏杌兒在旁邊坐下。卓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卓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馳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抛棄，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閑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恕。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

心痒痛難搔。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冤家。我比他何如。搯也是這般搯。醋也是這般醋。

傳自凡能坐尾兒能漣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

痴心老婆負心漢，悔莫當初錯認眞。

常記的當初相聚，痴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被雲遮楚岫，水淹藍橋，打拆開鸞鳳走。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墻，咫尺不得見面。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今水落。情踈魚雁杳。空教我有青霄拉許，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裡焦，悮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無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筯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

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擺下棋子了。咱每閑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每自去。我擒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每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瞧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妝。　為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顧閑風月。　任您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娥眉懶去掃。瘖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拏什麼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里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說道。我着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流罷了。焦燥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來有上稍來落下稍。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裡亂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爲別情濃。有詩爲証。

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宮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煙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揾鮫綃。語言溫順。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

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任房。裡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凈。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厠。但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隣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烘烘。打扮模樣。在門前跕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赶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

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盒菓餡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飾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伯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謅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這願

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
願在吳道官這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
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
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裡罷。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
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
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
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
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
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
裰。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另坐下。西門
慶換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

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
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
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
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
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
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
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
月裡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下。討個外名。徒
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眾。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
眾罷。說畢。左右放卓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
兩酧荅他的節禮。又說道。眾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

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没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

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裡。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靄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臺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冕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為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

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啟九天之閶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幡幢誦寶笈瑶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恩。九轉玉樞酬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毡褥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嚞。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髭鬚。襟懷洒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宮住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

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况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尚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貺。許多厚禮。誠有媿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酧。薄禮表情而已。叙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厰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槅。那裡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墻。擺設湖山瀟

酒堂中。椅卓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番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厮棋童兒。拏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裡面牵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恭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

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酧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寳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趄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

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濫任刑名。每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廿四分位。荅報天地之洪恩。酧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翊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

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官道。修建靈寶。荅天謝地。報國酧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光。出入金門而有喜。時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于道力。今滿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君。天曹掌醮司真君。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收。又揭起第二張。此是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填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

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女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玉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鈴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卓上。捲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啟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肅齋儀。監臨厨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竇鄧四大天君。監壇掃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穢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啟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字是開闢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鍾陽牒神雷禁壇

大將軍擎玉磬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真人雲龕。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非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垠。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深波天主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筭可幹司丈人真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赶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

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吉介直符醮吏者。當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遞云盤闕文。一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驛龍騎吏。火府賚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是晚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俵分錢馬滿散關文。又一卓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磕礚。擂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響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氅。脚穿雲根飛舄。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

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于是睜眼覷看。果然鋪設齋境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酆。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左帝堂。兩邊執玉盂捧劍。重重密布幢幡。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乘流瀣。金鐘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緋衣。星辰燦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

誦靈章。按法劒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拏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眞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

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寬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唬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猫狗都不敢到他根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

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裡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揷桌。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䴵。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衲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縧。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

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羹果。擺在卓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帋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揷卓禮物。擺了四張卓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

妞妞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緝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脚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羅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頂。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

是個應字。叫道。大妞妞。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妞妞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妞妞。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麼。比那個不

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
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
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諕的那孩子。只把
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
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
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
服。就是个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麽小道士兒。倒好相
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六姐。你這個什麽話。
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
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
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

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
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
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卓面多散了。請大妗子。楊
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
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
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
那來家。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經濟道。爹怕來不
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
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
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墻掠肝。能
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跕了一回。只

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瞪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經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

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出兒子。不知他什麼帳兒。只是夥裡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卓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卓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卓兒。衆人圍定。兩個姑

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翫。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眾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

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吋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坑。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每業重。你在家裏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贖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姐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衆夫人。要留員外。　告丈夫。休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　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　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　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脚。　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illegible]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間。員外設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共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諕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諕殺八個衆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　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　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　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　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　吃幾鍾。紅面酒。舉劍殺人。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　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共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

陰司躭罷。入個女流之輩。倒與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入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呼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裡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　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麽。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板搭饊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

個兒大妗子說。俺每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裡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麽。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王小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

搗來聽什麽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卓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恭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眞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擂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韋馱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蓬簑衣。澇柬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經果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眞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

借人。借房兒住。不合荅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illegible]蹬然的磕囮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㸃大鱗羨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眞性投胎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孕男女。認的娘生鉄面皮。纔得見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諕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

是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說。在綉房。成其身孕。　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　兩個月。懷胎着。總那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　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總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看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准備降生。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爲度衆生。娑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宮。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揸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卓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巳是四更天氣。雞鳴叫。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裡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赶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下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庄

神廟裡降生下五祖。紫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盤膝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塲裡宿歇。塲中火起。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爲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庄寶貝。還往黄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證。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　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　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　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　臨危將不得
靈丹好供奉　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　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蹈

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孩子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在楿子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家樓梯子窄翅。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强如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醜滿抱的小姐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

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揀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筭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裡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裡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此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裡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的。我與你銀

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卓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

房裡。揺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况自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汚。撒上點子臜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

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噦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地來。今日乏之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强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瞧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

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筍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倒且是燒的滚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裡。拏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麽。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

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决不可擅入。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裡說釜念欵。送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爲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裡。陪着眾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揸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眾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謊他們謊。骨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眾人都在炕上坐

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每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麽。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麽多。俺每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裡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來春梅打燈籠。叫了來安兒小廝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

去。忍不住撲吃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道。月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氊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

裡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裡。我不哄你。你不信我。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恠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道撅臭。與他這個主子見了。

月娘笑道。你趂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裡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每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簫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二日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貴臨。不勝榮幸。右啟。

大德堂西門大親家老夫人粧次。　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斂袵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荊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賁四叫

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每來扮西廂記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樣鮮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你每在家看燈吃酒和應二哥謝子張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了頭燈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房中先預備下一桌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己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

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筭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每多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每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每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每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

憋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每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每儧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什麽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掐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畫樓燕語。不肯郎休。癢應郎再聚雲情。一時不肯即休。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衣羅段尺頭來。使小廝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

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讚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靿
幅摺趕空走儹　截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飡　兩頓酒兒是要
剪截門首常出　一月不脫三廟
有錢老婆嘴光　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　且交印鋪[illegible]覺

隨你催討終朝　只拏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　又將後來頂缸
問你有甚高强　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氊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

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儧造。不在話下。正是金鈴玉墜粧閨女。錦綺珠翹飾妹娃。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影印）　第二巻

全五巻　定価二〇、〇〇〇円

一九六三年五月発行

発行者　小林實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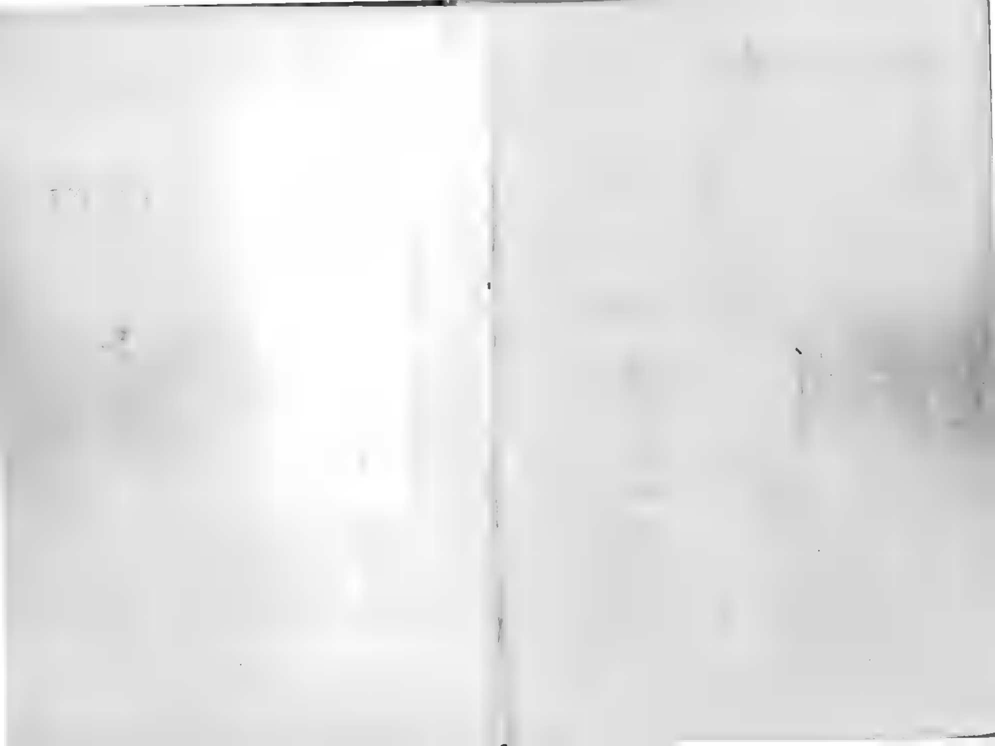
発行所　株式会社　大安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の十四

電話（331）一六一二・五六四〇

振替口座東京一九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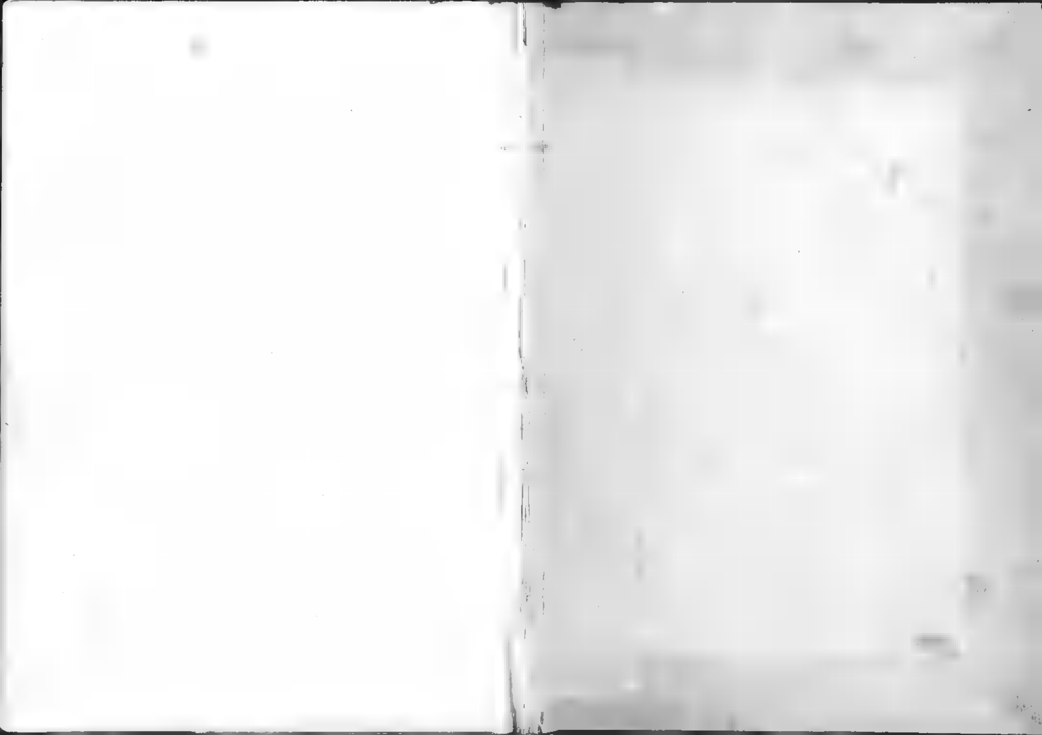
（第二回配本）








UNIVERSITY OF CHICA
108 319 064



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金瓶梅詞話

第三卷

株式会社　大安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攢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廝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卓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卓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每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少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

你這小油嘴兒。你娘每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六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多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

酒。按下家中不題。且說吳月娘眾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吁了兩個妓女。席前[illegible]唱。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赶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眾人。都排行吁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堂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卓兒擺茶。無非是蒸爍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妳子如意兒和蕙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伺待。須臾吃了茶。

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卓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卓。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尚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只見妳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

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兒蹬脚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

正是兩口兒衆人千是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說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熒花灯爍爛麝香靄靉喜笑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鬪鵪鶉

翡翠窗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綉幌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灯上上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准備

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纖手高擎着玉斝。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里每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絲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諕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擡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煞台　他說幾句凄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

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要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接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廝兒　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　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鬧諠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斝。踢翻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　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諕殺。咸火性卓王孫。強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

道菓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剛了一道燒花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巣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久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

是坐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然後。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褁得沒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

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每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擡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荊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

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麽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裡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麽廝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

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麽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
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
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强人。就睁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
情絶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
眼。我不說的。喬小妗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
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耍子
兒。教他人拏我惹氣。罵我。管我甚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
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争破卧单。
沒的蓋。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
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
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

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麽衫
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倒會便浪擺
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强人罵我。我養蝦蟆得
水蠱兒病。看什麽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看個頭頂兒。
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
大夫娶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
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
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
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
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
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

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敎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趂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似磕下去。喜歡

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逕因秋菊開的門遲了。近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搦兒我且不知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推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嘔氣。党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敎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

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小厮。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興你。我却不與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撑着頭兒逞什麼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奶子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諕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妨頭閒。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朶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

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了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罎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嗄飯。又是哥兒近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

青段攢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近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毋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門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為國羞。有詩為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近節。就權爲揷定一般。月娘道。麽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

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
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
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
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鋪。早定下蒸
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餡團圓餅。兩盤玫瑰
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
四盤羮肴。一盤燒鵞。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
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
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
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
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

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
十四日早。裝盒担。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
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
俱不必細說。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先
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
銷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
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
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
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
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
十名小廝唱戲。挑了廂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裡邊月娘衆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灯籠墜。遍地錦比甲。大紅段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宝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兒。席上捧休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

深庭。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单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上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裡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掛上灯。旋叫了個厨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坛金華酒。叫了兩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先使玳安。顧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見婦人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剌剌。怎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眷奶奶吃酒。六姐兒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

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着放烟火。等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裡收拾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里。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

樓上掛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皂親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辰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裡周菊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是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答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吽。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眼裡說話。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

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着郤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人閙處就拟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哩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

入武學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拟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吽小厮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辰從哥那裡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揩抹桌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川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巳在窓裏看

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鬏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桃線綃裙子。下邊顯着趫趫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鬓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鉄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每房

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于是揷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每在

這裡。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每在這邊房子裡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收拾放卓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用銅布甑兒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知道我在這裡。我吽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哄道。哥兒那裡隔墻掠見腔兒。可不把我諕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裡掠。好個丟醜

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麽。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没着大爹吽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傻小剌骨兒。你兒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椶你一頓好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

到家没錢。不怕搗子不打。管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拏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張。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慢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筋在下席坐了。廚下拿

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掛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

道。你文書上怎麼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我這等

寫。

立借契人王寀。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爲要錢使用。只說要

錢使用。憑中見人孫王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

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梅

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

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

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垓子點

頭。那一年纔還他。我便說垓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地動。怎

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

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稽。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却

他和尚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

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功的夫子。兩三钁頭。坎得稀爛。怎了。那裡

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

上點起灯。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不想家中

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

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磂磂橄欖。青翠翠蘋

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蓋市。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蔴象眼

骨牌減煠。蜜潤絛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家中

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還

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

下酒。眾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欄杆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眾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卓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厨下夆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川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盡歡樂。

川撥棹　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蛾頭上挑。

第七兒　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　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每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躧高撬。端的有笑樂。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　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灯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眾人

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觱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沖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箔。霸王鞭。到處响亮。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

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六兒在這裡。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裡去。伯爵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

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多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裡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於是跪着吃畢酒出門拜辭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與兩個唱的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鉄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于是來摟上見他爹老子棹一盤子褋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裡拏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灯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手一陣繼來捱打何止數百回捱打的連聲响喨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

子正在那裡明覷。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揪到那前邊。鑿了兩個栗爆。駡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唬在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揔有風流得幾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為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艸木從春又到秋
閒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于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

了一夜。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擡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罈南酒。四樣餚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関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幇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盤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筭一百五十之數。别的捣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

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趂此機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厮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勾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赶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

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赶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冰只要錢。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麽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

幾分羞訕。說道。什麽罕稀貨。忭的這等諕人子。剌剌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拆腿的三寸貨强盜。正麽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磕齊的。把那兩條腿挃拆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熱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匹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叅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

姐。多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妳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妳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嘛。耶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沒的寃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

白亂的是些什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疋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廝來回騎。溜了兩遭。西門慶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綷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

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笑。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躭了。尋起來。謊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攘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

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鱉。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裡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定。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厮街上買狠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狠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

氷着他怕。一時砸了他手撅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
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吽着。想回頭也怎的。
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
虧你怎麽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
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罷了。也咲幾句說的西門慶
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
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搥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
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
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
只欺貟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
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

怎麽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
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麽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
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
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
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有這原來。小搥刺骨兒。
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
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
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吽我是搥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脚來。你看
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搥刺骨。那刺骨也不怎
的。月娘在旁咲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
人磨。見了惡人沒柰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

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柰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家差人邀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单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便說。

你還不往屋裡匀匀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根前勸着。挪石兒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麽。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匀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辦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狠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

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二個半個錢
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
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
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妳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
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竟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麽
天麽。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裡梳頭。
沒曾過去。不然難為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
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
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擺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
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
銀姐。昨巳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

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
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
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
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
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
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
來忙了。一面放下卓兒。兩方春槅。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
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
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
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
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胷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

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子。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鬭他耍子。道哥子。只看就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咲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飄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飄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廝。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忙打死了。那桂姐道。耶嚛。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耍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

呌。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金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諕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呌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箇不長俊的小廝。你看諕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寃家。悮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飡。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懽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割愁底底酒倦醲羞懨懨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醲如今盟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淚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兩淚盈腮都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攬閒人是非纔巧計栽排撕挦碎合歡帶破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

針線廂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腮香肌瘦損愁無柰懶刺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

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醒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淚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骸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斯攫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廝。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

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月娘道。姑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者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百獸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鑲寶石鬧粧。頭上寶髻巍峩。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胸前繡帶垂金。頂牌錯落。裙邊禁步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孫雪娥。二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
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
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孔宮繡袍兒。近面視之。
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綰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鬢似
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
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正受了半禮。
次與喬大戶娘子。又叙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欵曲。謝其厚
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
其次坐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
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箇又不肯。彼此讓了半
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

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
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粧花段襖兒。藍織金
裙。綠遍地金比甲兒。在根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
西門大人出來拜見。叙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
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
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
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
等崢嶸也彀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
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
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怎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
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

他父毋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姪另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裡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氈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段。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卓席。擺下茶。每卓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

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卓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筯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堦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

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穩。堦下動樂。琵琶箏篆。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

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座。四張卓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𦚰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儹下一卓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卓兒。

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傳夥計。賁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吽。平安兒你還委箇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没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傳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荆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綵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傅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僞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

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麽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叫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

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每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已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illegible]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

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逓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寃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寃家何時得遇。遇見寃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 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 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戒誰曾犯。思病誰經慣。董嬌兒唱。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漨濺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畫眉序 自會俏寃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咫尺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討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 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滇船驚拆在兩下[illegible]飛。韓玉釧唱。

耍孩兒 自從他去添憔瘦。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粧臺 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 紗窓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爲我力

畫心謁。我爲你珠淚偷揩。吳銀兒唱。

桂枝香　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眞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　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別心另叙。上知己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裡。董嬌兒唱。

金字經　彈淚痕羅帕班。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嗏。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紙春心墨未乾。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岩岩。鬼病懨懨。俺

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捲簾。韓玉釧唱。

畫眉序　想在枕上温存的話。不由人窓顫身麻。董嬌兒唱。

紅綉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銷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淚瘖流。從記得說來兜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吳銀兒唱。

傍粧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面似叅辰。從別後幾月深。畫劃兒盡損了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　兩下裡。心腸牽掛。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

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繫。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個明白。董嬌兒唱。

桂枝香　怎忘了舊時山盟為証。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桂姐唱。

尾聲　半乂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搶白忙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

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瓶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郎令小廝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說。于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沉身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定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

也是叫。摟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恐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厮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閂上儀門。因叫道玉簫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

定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狼觔去了。諕的他要不的。在厨房問我。狼觔是甚麼。教俺每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咍咳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

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撥打着好麽。乾淨傻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撥估一頓撥子。又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撥。只撥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眞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所狐狸一般。你原鬬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麽。交付與他。教似元

宵一般撞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他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燃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乾淨。展放鮫綃。款設珊枕。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

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卓兒。擺下黑白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盖兒。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娘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觔。一碟醎鷄。一碟燋鷄蛋。一碟炒的荳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餡餅兒。頓倫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

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裡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相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

他有甚麼大間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俺們。什麼把攔着漢子。爲甚麼刓纔到這屋裡。我就擄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二三主就好。

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証。

畫樓明月轉窗寮　相伴嬋娟宿一宵
玉骨氷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　幼出冰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艷　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呉茹啼粧女　雪臉渾如傅粉郎
檀板金尊歌勝賞　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卓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封下十兩

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
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麽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
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内臣借。一
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
用也省些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
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
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
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你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
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
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每晚夕賞
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

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裡。你院裡叫上六名
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有傍邊。那消
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
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
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無真。進粮粮之時。香裡頭
多上些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些桕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點。只圖
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是李三黃
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
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卓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
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
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

喬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卓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厮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道。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請去了。叫你

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棊童兒拿茶上來。那裡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張。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棊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卓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笋。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燎羊頭。一碗滷炖的炙鴨。一碗黃芽菜并州的餛飩雞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

雙金茄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千
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
指抹的卓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
爵趂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
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
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
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
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
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
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
四拿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

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
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檯進去。放在廳堂
上。西門慶與伯爵下雙陸走出來撇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
可卓放的螺甸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
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好細瞧。恰相好似蹲着個鎮
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
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
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
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
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
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

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
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
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
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
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張。你過來。估估這座屏
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
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
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
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
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攬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
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惟不的一物一主。那裡
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
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
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
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
敢不來。于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
盞茶上來。眾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
那裡放卓兒。西門慶令擡進卓兒。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
畫童兩個。一肩搭擡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卓兒進來。騎着火
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
打橫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

雞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吽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吽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好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月。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

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童替他抱了氊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潞州紬粧花眉子對衿襖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襴裙子。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久。又打

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麼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氈包說道。拿桂姨氈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窓子前吻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梯巳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

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接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眞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鴇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温柔。又軟欵。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

地也有賢有愚可可見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材單管只倘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凄凉因為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仃話抛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休要把奴來千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趂我心牽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

只愛你生的胖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往來相趂

這裡和吳銀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根前使小的進來了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弑番獻勤

欺主的奴才。嗔道他頭裡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办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往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每往扵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

因問吳惠化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子多寬大。你怎的。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崮襯着比甲

兒好乞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叫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麽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潤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揷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袄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了。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交與盒子甚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

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厮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每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麽。俺每坐一回就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

當。共六頂轎子起身。叫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繡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单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我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

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

不帮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道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揉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陰。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嵌。人比天涯遠。這此時欲寄斷鵬篇。爭奈我無岸的相思。好

着我難運轉。

喜鶯遷　指滄溟爲硯。簡城毫逮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　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寃。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兒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　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遍。害可人有似風顛。相識每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語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真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泪江河成春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于是我自專。只不見的鸞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願。心堅石也穿。瑲瑲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冤家不趁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　囑付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晚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兎看看上畫闌。

佳人款款來傳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卓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槃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袄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攪杆。攔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

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矗晴雲。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閑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漰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

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厭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經揭聲罵玉簫。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渦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那玉簫見他罵起來。諕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

兒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令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及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攛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麼。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

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兒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
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
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
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
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兒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裡
間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卓兒上。整齊菜春盛堆滿
滿的。赶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
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
蔬。當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
横。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
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

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
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
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消。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性。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
探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回言道。昨夜海棠
開了。
千秋歲　杏花稍見着梨花雪。一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
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
粉墻內。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罍高
挑。
越恁好　鬧花深處。滴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側尋女伴

鬭百草。翠巍巍的柳條。忒楞楞的㗵鶯飛過樹稍。撲簌簌亂
横。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
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　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
倒。歌金縷。舞甚麼。舊明月上花稍。月上花稍。
尾聲　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
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
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衆人。正在
明間。和吳大妗。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
正飲酒。見了陳經濟來。叙了。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

若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卓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
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
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
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
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
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繞來乍到。就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
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比
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
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
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說
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

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illegible]閫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眾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凄涼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愿神靈降與他災和殃。

卯時的。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

裳。戴不起翡翠珍珠。鮮不開心頭悶。辰時巳過了。巳時不見影。奴家為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真個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解。申時買個豬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識寬家。你在誰舘奉樓倚翠偎紅。色胆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单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見是

下雪。叫個小厮家裡取皮袄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袄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開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袄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就教他拿俺的皮袄。他五娘沒皮袄。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袄。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根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惟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

動他展指兒也。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此指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差。好懶食饞。奸消流水。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裡頭啚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

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官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坳過飀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你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羊頭也不筭。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黄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倒是當八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

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大櫥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紅的皮襖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擦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王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窓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

治的不好吃也恁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嚛。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便是我的切鄰。就如東副東一樣。三姑四姑根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晉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旮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兒。因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於子家吃

酒哩兒。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外描金廂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襖。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裡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

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嗑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于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我還將兒。因為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去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盞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

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氈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了門。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牀褥子底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推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

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袱包了。連大姐披袄。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袄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廂皮袄。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袄。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袄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袄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夫家有這一件皮袄。穿在身念佛。

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袄。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袄。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

他家去那裡。經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家去了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去。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子兒。你就信了。丽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去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

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裡。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卻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顙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帶減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裡。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往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

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責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簫等。慌的行囘。不顧將拜了責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簫。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晉兒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廚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廚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乞勾來了罷。一個也曾見長出槐兒來。那玉簫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惟小淫婦兒。如何

狗搗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每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說。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責四娘子走出來厮見。陳經濟和責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蛾走來。向月娘根前磕了頭。與玉簫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

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㦬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竟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兒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

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命的女。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為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有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

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過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能彀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二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

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為人溫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為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雖與人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為小廝討銀子。和參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

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illegible]兒到命宮上磋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刀。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〻。氣惱上要忍耐些〻。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巳是寄

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旣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劉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筭的着命。筭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爲証。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家貧石崇富　算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　孤舟斜泊抱愁眠
離鴻叫切寒雲外　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　河船天約晚潮昇
憑虛細數誰知巳　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

娶來家納為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乃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刀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

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寄了一封書來。揚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子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為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貲。何愁功名之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二人。于是分付

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唾手。遺囑妻妾守家。值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見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兩個艄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愛的。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艣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廂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說。我

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乞。依前撑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复載至臨青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芦港。得岸上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撑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芦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

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清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撑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落。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

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一一䏻見安童在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称。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裡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見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件事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

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報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百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的要不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单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

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以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裡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

安慢慢走到根前。無得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是。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邊舖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鬟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家中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令親吳大嫂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

敢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
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
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
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
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
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攙扯。只
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
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那禮物謝
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
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
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

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攛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見打撈
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厮安童。
又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
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
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
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
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
頂門上直灌到脚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膽。諕壞三魂七魄
心。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
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
不動。兩位官府。須得奏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

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後到房裡。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你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撮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的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

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罎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時分。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楊州那裡。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楊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

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吽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弄些下飯定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顧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叙。把夏提遨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叙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卓席擺設。夏提道。不當閙來打

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傍邊擺下。各樣鷄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筯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於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給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塲。何得見讓於我。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

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
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也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
辭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
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即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擡送到
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
了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
办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
孔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
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
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
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刼幇鑿漏邀截客

旅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戳死苗天秀波
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證你如何抵頭賴
別人因把玳安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
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
觀看被陳三一刀戳死推在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
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
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根頭打
的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賍貨已追出大半餘者
花費無存這裡提刑連日做了文書就過賍貨申詳東平府府
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
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刄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畢有因　吉凶禍福並有行

平生不作皺心事　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舉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妬藏奸。為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己。終非遠大之圖。害眾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為不仁之召。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

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巳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竊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巳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

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華扎。開[illegible]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卬賀卬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玆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徤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寃滯。振刷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

幸垂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裏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

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上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禀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篩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

說十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
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
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檢驗明
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拔出陳三八審
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下州提苗
青去了。一面寫本。条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寃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羸揔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
買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没的睡。計
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鬏髻。用

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
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
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
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
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
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
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
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没
筭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
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
小房罷。于是使了一二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

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攢樂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柳。週圍種松栢。兩邊疊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猪羊。定卓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

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來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週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顖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妳子和老湯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

比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
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顖門未長滿。教妳子用被兒
褁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
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
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
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
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畧將軍
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
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家。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鼓一
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妳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
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illegible]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

去罷哩。你看諕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
管教抱了他來。你看諕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
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
邊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帋。西門慶邀請官客
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
墻普築。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
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
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立在大姐卓頭
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
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卓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閒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净。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妳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拏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卓上放着一楪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箇果子。妳子見金蓮來便抱赶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赶鑼鼓來。諕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胆兒。于是一面解開[illegible]綠羅襖兒鈕

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閙孩子頑耍。也閙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鬓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没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

戲誰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窓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揍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厨役慢慢的擡食盒煞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吽他跟定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

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麽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帋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卻是甚■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黄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城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

日先塋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每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参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参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灯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

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狩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恊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参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闒茸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貪爲同僚之弹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

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illegible]。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勑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

官常有賴。而稗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

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為。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妳。但吃下妳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潑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比來今日墳上祭祖為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

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妳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的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麼抱怨如意兒說。

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磞着他。娘便回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妳。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儹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里。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我的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

心胥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胥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里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不貴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illegible]者以俗

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
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塩鈔法。切惟塩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餉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塩法者。詔
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關領舊塩鈔易東南淮浙
新塩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產
塩之地下塲支塩。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
行塩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
屬私塩。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脈。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有扼阻淹滯不行者。

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稅璫錢之
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
器爲害不小。今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
不致于踊貴矣。
五曰行結糴俵糴之法。
切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
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佀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倉。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
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

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粮。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減。粮數關支謂之俵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葢匪細矣。

六日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日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蓋。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

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交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况他的叅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麽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里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每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里。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揷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的。又打聽的兩椿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

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粮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粮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好趂着蔡老爹巡鹽。下塲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

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鹽。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為名高名傷身。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到　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　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　家貧家富揔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　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為。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卓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絕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里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

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乖方舛謬。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盐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赶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卓面酒席。打聽蔡

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祗應人馬鉄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盐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撒去公案。

運行整冠出迎。兩個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柰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旣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兇隊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卓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叙禮。蔡御史令

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顔。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堦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

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為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卓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卓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

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卓席已擡送出門
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
日初來荆識。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
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
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擧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
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内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
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卓席。擺設珍羞
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
又和管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咲道。微物惶恐。表意而
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
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

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
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
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
樣。說畢咲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舡上去罷了。
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舡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畱宿
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
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
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來叫玳安兒附耳低
言。如此這般。分付郎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
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
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

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麽。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illegible]也。說畢。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凄凄旅館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爲誰。㵾㵾憔瘦。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冤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爲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鬢。青絲翠綰。玳鈎月鈎。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戍皷鼕鼕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飡廢寢。和衣淚漣。終朝悰[illegible]昏沉倦。

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耍笑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

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答你兩個。那韓金釧兒咲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墻。越發毛辣巴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

里水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經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趂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有些塩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塩。只是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塩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咲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

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窗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噹砧聲滿耳。嗦瀝瀝非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攜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飡。有誰見憐。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

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恐遲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里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颭磕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溼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帋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樂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

你二人有號没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卓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鬧難描。墻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與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稍。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這里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飜。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髻如蟬。湘裙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絆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泪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白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堦。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懨懨害。糊突夢怎猜。我爲他淚滴溼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與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窗前鵲踏枯枝。愁問月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爲他寫情書閑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

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與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承福寺去。那里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荅應。休要悞了。來與兒道。家里二娘上壽。沒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里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為

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來與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帋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

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晋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帋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厨役早已安排卓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提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

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决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别。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麼。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門慶道。你這等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署裏没錢粮修理。丢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别處也再化着來。我那里。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里。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

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腦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手是應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荅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麄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問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

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
甚話説。西門慶道。你旣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
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
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説去。卽此就行。那胡僧直竪
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
褳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
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
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
西門慶道。巳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
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
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
沒人使。使了他兒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
安兒説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
娘與李嬌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
包髻兒小厮。問是那里的。那小厮三不知走到根前。與月娘磕
了個頭。説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説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
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説岔了話。向前把
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説。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
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
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
胡僧躰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

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里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根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碼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睁睁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為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腳也踏破了。攮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

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睁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卓子。卓子上安着絲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觔的校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鼍皮画皷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卓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

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餶飿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員子。夾着一條花筋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腌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

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卓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搬向那一個葫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胡僧說。形如雞卵。色似鵞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覷貴乎玕琅。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廈高堂。任

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妝。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軀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貓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貓變為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冬天水裏藏。若還不解洩。毛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

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哄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拄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為証。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　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　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吝　向陽無語咲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　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

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苫眼。拿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卓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廝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里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

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他。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卻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里韓大嬸那里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里定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里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逕走到

潘金蓮房里。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逕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里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里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筭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鬏髻。金纍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

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于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拏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里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頓好茶。拏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卓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倘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兒。天晚了。走到后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罵他。頭里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里和你哥筭帳哩。月娘道。就是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

吃酒哩。月娘道。又没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里韓道國家小厮來尋你做甚麽。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麽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拏了灯籠與他。你説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拏了個灯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邉鋪子里。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隻鍾筯。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邉拏了兩瓶鮓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灯籠掠下。説道。好呀。我赶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里做甚麽。交我那里没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麽。心里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村村小厮。你也回嘴。我尋你要肏你的屁股。

了。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説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説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躧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鬧了你鬧兒。你惱了。不由分説。撤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撒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説道。骨情在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脚。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説道。要便要。咲便咲。臢剌剌的屁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村。你一日纔吃屁。你從前已後。把屁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

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千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里睡哩。于是閉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里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怕兩個噤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飯了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

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里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窓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挑了有一厘半兒。來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

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坐在他懷里。一面用手籠揩。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顛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髭髭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聲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

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着王八在家里做甚麼。因問這鋪子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窗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趂他正未起來。咱每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衚衕子里。新來了兩個好了頭子。我頭里騎馬。打那里過。看見了來。在曾長腿屋里。一個金兒。一個叫

賽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每往街上净净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那里叫俺每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内。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拏黄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兇神也般撞進來。裏間屋里連忙把灯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每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

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褁脚。便問道。是甚麽人進屋里來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腿。不防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褁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净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去。且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没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鴠。蝦米。熟鮓。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

玳安便摟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頃開喉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凉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覩看我自見粉壁墻上排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撣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恓調淚似湧泉有我那寃家何等的歡喜寃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望來喋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單不由人兩淚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每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没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

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于是拏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了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里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麽鬼。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里娘不在時。爹進屋里來。向床背閣抽替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里來。我

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巳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里去了。琴童兒把灯籠還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里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里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麽。于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

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没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蹇到前邊李瓶兒房里來。原來在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過。没曾去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里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好來這里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按着就親了個嘴。說道。怪奴才。你達心里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

瓶兒瞧。諕的李瓶兒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全殺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臢剌剌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乞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房。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

哥兒睡下。只倒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愽浪鼓兒㖿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里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里。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話。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股。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過。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卓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

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

藥。睡下時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里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要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睹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歇。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荅兒里來罷。不想虧我這師父好不與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

得了。拏在這里。替你老人家揍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于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來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在李瓶兒房里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里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

走了。俊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與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麼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那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里背地調唆漢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

家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里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巳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灯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乾净是個綿裹針。肉里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恠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

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

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拏着那針兒。通拏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筭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科里吃他筭計

了一個去。也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
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
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
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
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
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
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
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揔是痴　惺惺伶俐没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

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呪。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
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
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
來後邊戳無路兒。沒的拏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
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
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
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
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
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
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
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

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二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

就怕汗邪了。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緞鋪子。都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拏出銀子。一面兑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兑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楊州支塩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里。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

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里打發楊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家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那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東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里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起。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

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画兒委的只画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里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里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里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里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

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裡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只管他不管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騾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里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嚣了人了。他便往爺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你家去。到家。把媽諕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隷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在傍邊。

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于兒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剌剌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拏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往縣里替你說去。于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

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里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也是不遲。你看號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在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今這般好交差人往衛里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退。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里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

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根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趕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孩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楊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里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捎進府里。與你大

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縺停當。遞與來保。一面交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去下生活。就放卓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褡褳。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嚛。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卓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掛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里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鋪子里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

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交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

工。先陞一級。遂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関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了揖。打橫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筯。這里前邊吃酒。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寶塔。交下

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哺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賤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箭子夾腿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熱剌剌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里一來時。把眉頭忔𢣏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里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

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趨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走來。卩兒的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交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里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向灯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

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臙脂。卩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灯臺挪近床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裩。露見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位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搯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一。便睨聽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位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里來了。俺每是雌剩毛髮介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

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没挽和的三寸
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咲道。小淫婦兒。你過來。
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
你了。你吃了甚麽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𩨵在衽
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
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鳴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
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偎揾。百般搏弄。那話越發
堅硬槌崛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垂
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嚕那話。往
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來動旦。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
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

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耍子。被
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
昵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
鬪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
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
怎的不交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儘着交你撥弄。不知吃
了甚麽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了。没事没事。西門慶于是
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
馬口內。仰卧于上。交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搧着。你往里
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没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
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

而用手摸之。灯下窺見麈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痒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拏驢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

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硶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鳴咂其舌。那

訴逼不搜出來。雖時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當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再得我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交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

爹書還不曾寫。交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自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敘。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問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疾便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里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

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
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
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比日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
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鷴補
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敍禮。
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
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
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
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
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
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
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
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
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
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卓席。黃
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
大尹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
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
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
盤。廳上安放卓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
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二三盃。連卓兒擡下去。管

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放在氊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卓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拏賞賜賞了廚役。分付取巾來。戴了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卓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根前。圍着他坐的。聽他

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拏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弔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王。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參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灯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苦。盧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毘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驢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拋妻棄子上法舡。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氈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

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帋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拏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樓房里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交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里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唣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叠騎着騾

子幾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小廝。仰攤着挣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攮的。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溪脚撇翻倒。兩個就磆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筭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刺劃沒是處的。那李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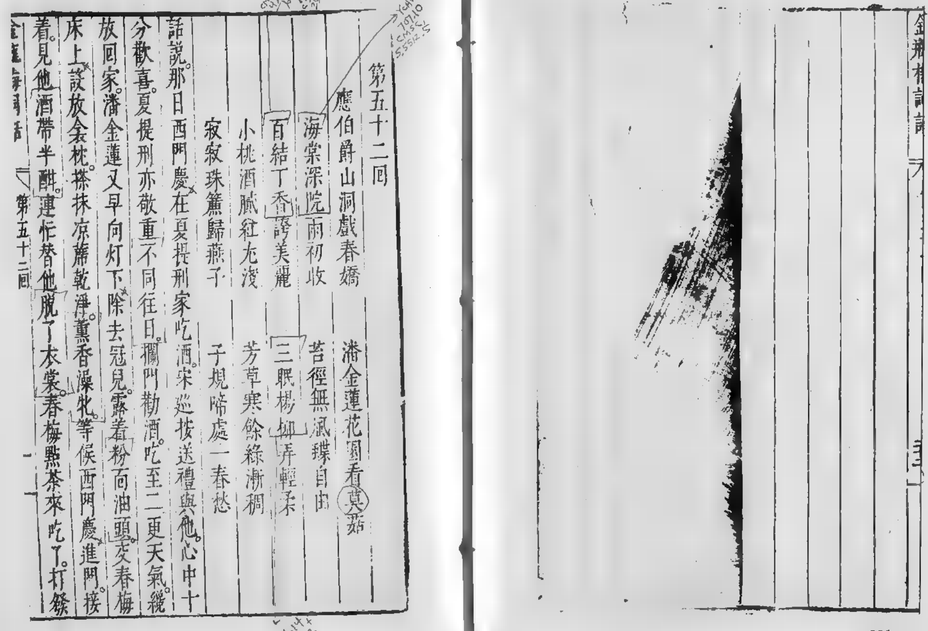
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兎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窓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麼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illegible]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灯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剌剌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攮的是些甚麼。陳經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
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不
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我這一日。急的
我賭身發咒。不想了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
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
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
兒去做甚麼。剛纔交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
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
了銀子了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
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
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

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
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
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
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
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
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是麻花銷金汗巾兒。經濟
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
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
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
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
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

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箱子打嚏噴。瑣碎一人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哩。交姐夫稍來的。又起個窖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秤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鬬葉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

酒咱每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帋牌來。灯下大姐與經濟鬬。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羸了經濟三卓。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里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云。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蕈茹

海棠深院雨初收　苔徑無風蝶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麗　三眠楊柳弄輕柔
小桃酒臉紅尤淺　芳草寒餘綠漸稠
寂寂珠簾歸燕子　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交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凉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

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横抱膝上纏脚。換剛三寸。恰半窄。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輙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没廉恥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厮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里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到里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一個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

真個除去硫黄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没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挨。叫道。達達。慢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撑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顔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五色線掐羊皮金挑的油鵞黄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没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顛作抽拽。只顧没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

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觀其出入之勢。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𡱰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搧之。搧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麈柄盡沒至根。直抵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偎貼。良久拽出麈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

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尋你篦篦頭哩。于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在一張京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卓上。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迁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交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交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

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鵞黃縷金挑線紗裙子。戴着銀絲鬏髻。翠水祥雲鈿兒。金累絲簪子。紫夾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里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熳。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画琴棋。極其消洒。床上絹帳銀鈎。氷簟珊枕。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麽。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里。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画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麽。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

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諕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材。看諕了孩兒。因交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在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捲內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

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秃。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交他兩個後日來。少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交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里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觧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快肉前架虱。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

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怪狗材。交軍擺站的不過。誰交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李三八。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鷄彈。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家了。我剛出大門。可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麼氣。希大道。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因壬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頑酒快肉吃。大把家撾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

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這里和哥不說。薪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出不的咱每怎麽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欠。今日如何撞到這網里。怨暢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看甚大氣槩。幾年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諕殺了罷了。說畢。小廝弇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個水面。等我呌小廝弇麪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卓兒。畫童兒用方盒弇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豈豉。一碟醬油浸的鮮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

牙筯。擺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里吃了飯來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一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鳥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

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物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材。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這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桂姐和他哥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上房明間內。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把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

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妳拏曆頭看看。好日子反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這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定婁金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交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交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兒。那里纔剃得幾刀兒下來。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赶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不言語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也諕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諕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没脚子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交進來剃剃的

好麼。天假其變。那孩子憋了半日氣。放出聲來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顧抱在懷里。拍哄着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胆。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接。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根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便益了。這等哭剃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鬭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子抱的他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門首諕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交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諕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交來安

與他吃了。往家去了。吳月娘因交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這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趂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卓兒。前後放下簾櫳來。卓上擺設許多肴

饌。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煎鮮鰣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笋鷄。兩碟燂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臘子。血皮猪肚。釀腸之類。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了。隨你心處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碎花子。你藍鬍兒。好大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唸。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譁。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拏手中扇把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

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材。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了個伊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虛度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凭倚。凝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自將。多應是我薄緣輕。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伯爵道。腸溝里翻了船。後十年也不知道。減香肌。憔瘦損。伯爵道。愛好貪他。問在人水里。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輕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說的說。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如今就為他䠝些驚怕兒也罷。不抱惣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最難禁。伯爵道。你難禁。別人却怎樣禁的。

譙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盡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攮攮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灯昏香盡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台的在家里睡覺兒裡。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叠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處。不由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問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没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我惢他。我惢他。說他不盡伯爵道，我又一件說你怎的不惢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錢兒今日睃在人家把買賣都悞了。說他不盡是左門神白[illegible]子[illegible]古來了不知道甚麼兒的好哄他誰知道這里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拏着刴手巾。還飛了哩自恨我當初。不合地認真。伯爵道優小淫婦兒如今年程在這里小歲小孩兒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了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老誠倒將計活埋他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圖財小淫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掙若以投河愁如覓聲幾時得把業權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斷了腸子的狗材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没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拏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握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郤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重白不相應。如今虎口里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炷兒。桂姐道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没看見，在樂星堂兒里不是連西門慶界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兒，只有錯買了的，没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猫兒

日疎日遠。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事再回來也是不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拆鸞。

尾聲

寃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恩情番成做話
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画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姐一
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
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
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
雙陸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
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里吃了些
蒜。這回子倒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
兒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
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

石畔推掐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
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画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画童
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却往那去了。因交謝
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
在書卓上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就出來了。
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把門兒掩
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吃
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
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
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啟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
輕輕搊起他剛半扠。恰三寸。好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

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蹺在兩邊肐膊。穿着大紅素叚白綾高底鞋兒。粧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線帶紮着。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濤翠巖小洞兒里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轉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攮心的。摟到一荅里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猛的進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

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材。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要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交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交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怪狗材。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里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材。等住會。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這西門慶。和

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里模出鏡子來在月窗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聽

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交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

爵道。你敢没吃飯。卓上還剩了一盤㸃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没食這個哩。且噌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材。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麽。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餅兒。你每那里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里。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没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画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没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撾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得手撾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卓子上。西門慶揀了一塊放在口內。別

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画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和與三媽吃。李銘吃了㸃心。上來拏箏過來。繞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俺每聽罷。李銘調定箏絃。拏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滿懷索牽。恨東君不鮮留去客。嘆舞紅飄絮。蝶粉輕沾。景尔然。事依然。悄然不見郎面。

俺想別時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蕋。微分開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水果避暑摇紈扇。霎時間菊花黃。金風動。敗葉桐梧變。

遐延見臘梅開水花墜。暖閣內把香醪旋。四季景偏多思想

心中怨。不知俺那俏冤家。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耽寂
然。
金殿喜重重嗟怨。自古風流悞少年。那嗟暮春天。生怕到黃
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與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
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只是夢里相見。
貨郎兒
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愿。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
姻緣。冷清清耽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
只爲俺多情的業冤。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說山盟言誓在
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畫堂歌舞

排歡宴。羅幃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
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候。還等著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
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閑。西門慶道。我明日往磚廠劉
太監庄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昨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
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分付。交他
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交書童
看着收家活。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
西門慶早起。也没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拏着金扇。
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那日書童
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赶西門慶不在家。與

李瓶兒討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交李瓶兒添出七錢來。交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交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鬬牌。嬴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里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往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雲亭兒上。那里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往翫花樓上去。凭欄杆。望下看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都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猛然

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腳下涼鞋淨襪。頭上纓子瓦楞帽兒。金簪子。向月娘眾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里。玉簫收了。于是穿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遊翫。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為戲。不防經濟驀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腸。滚上滚下的走滚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

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里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嬉嬉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里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里嬉戲撲蝴蝶。李瓶兒這里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里邊。猛叫道。你兩個撲個胡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鬨。兩個分了。金蓮

見官哥兒脖子里圍着條白挑線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口裏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口裏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叢下。李瓶兒說道。這答兒里到且是蔭凉。咱在這里坐一回兒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里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涼蓆兒。放他在這里倘倘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牌兒。你就在屋里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交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里頓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兒話就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

那金蓮記掛經濟在洞兒里。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
步走入洞門首。交經濟說。沒人。你出來罷。經濟便叫婦人進去
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里。就
折跌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
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
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
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交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
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蓆上。登
手登脚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大黑貓。見人來。
一滚烟跟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嘜耶嘜。把孩子丢在

這里。吃貓諕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里鑽出來。說道。
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諕了他。白眉赤
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
往卧雪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
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
是那里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根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兒。
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
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里討個
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
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
出來。順着松墻兒抹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

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里。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爲燕侶鶯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証。

我見他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愿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　身後無兒摠是空
産下龍媒須保護　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愿　服藥還教暖子宮
父母好將人事盡　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說。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場。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麼。吖奶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奶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丟放他在那里。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

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妳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剌剌的。妳子動也不得動。停會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凈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里一個小娃兒丟放在芭蕉脚下。徑倒別的走開。吃猫諕了。如今總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壞了纔住手。那時說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到次早起來。別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否。還說大娘吃了粥、就待過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要拿臉水來、我洗了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交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爇些安息香在房里。三不知小玉來報。說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的也

似。接了月娘。就到妳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時把做親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裡。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月娘連忙引鬭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纔好。妳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分付。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里。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你頭髮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冤家作怪揭氣、頭也不得梳。又是大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鬏髻。不知怎摸樣的做笑話。月娘笑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麼。自家養的親骨肉。倒也叫他是冤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冤家。也不能勾哩。李瓶兒道。是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

日安靜常時一出前日墳上去。鑼鼓諕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要不的。如今又吃猫諕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有這東西。是燈草一樣脆的。說了一場。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刮的。說些什麼。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蹲着欄杆。嗽了聲氣。絮絮荅荅的。講說道。姐姐。好沒正經。自家又沒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㶿遭魂的掇相知。呵卵脬。我想窮有窮氣。杰有杰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悶悶的走開了。假做尋猫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

時即欲叫破罵他。又是爭氣不穿的事。又傷礙了。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每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管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真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那時日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沒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毴臉。于是走到後房。文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　　咲取斑龍頂上芽

漢帝桃花勅特降　梁王竹葉誥曾加
須臾餌驗人堪羨　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　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讚曰

紅炎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喻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為男。何須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雞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百日可僊。後又日服此藥後。凡諸腥羶物。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為男。雙日為女。惟心所願。服此

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挑。解包開看。只見烏金帋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粧點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唾。月娘咲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里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麵藥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內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西門慶到劉太監庄上。投了帖兒。

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叙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敝同年胡大尹召。就告別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喚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鬒鬒的鬢堆鴉。料應他必是箇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著翠花。寬綽綽的穿著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嗏。是誰家。把我不住了偷睛兒抹。

西門慶道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送酒與西門慶。西門慶荅送過了。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喚降黃龍衮。

鱗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鑑愁臨。翠鈿羞貼。○等閒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搓。繡鞋重攧。

那時吃到酒後。傳盃換盞。都不絮煩。却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日雪洞里。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庄。與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像熬盤上蟻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話兒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管與金蓮兩個眉來眼去。直至黃昏時候。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蹤。踮到捲棚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

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我每。害得咱硬帮帮。撑起了一宿。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搖颭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麽。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故叫親親。下面单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鉄。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政忍不過。用手掀開經濟裙子。用力捏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襇兒。金蓮笑罵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襇兒扯吊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口。一腿

蹺在闌干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鬼混了半晌。已是濕荅荅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親親。只是立了不盡根。怎麽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佈。經濟剛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嗥嗥的叫起來。却認是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滾烟走開了。却是書童玳安。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厮都是醉糢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歸。玳安道。方纔我每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不一時西門慶已到門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

大事。又是月經左來日子。也至明日潔凈。對西門慶道。你今晚辭昏昏的。不要在這里鬼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凈。不如在別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里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淫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里去。金蓮道。精油嘴的東西。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里睡了。碎說嘴的。在真人前赤巴巴弔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專要歪斯纏人。真正是這樣的。着甚緊弔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在。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管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政待溧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手巻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旦。我有些不耐煩在這里。西門

慶一手抱住。一手插入腰下。竟摸着道。怪行貨子。怎的夜夜乾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答答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溧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溧牝洗臉。兩個宿了一夜不題。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政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湊巧。西門慶飲醉回家。撞人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粧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

過了。就到後房。開取藥來。叫小玉熨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注疑。有些焦刺刺的氣子。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効。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强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罨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幾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又吃了幾口酒。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政走過房來。見門關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麽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麽。小玉道。我那里曉得來。西門慶走

進房來。叫了幾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里荅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走出房去。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庄上。赴黃安二公酒席。得盡歡麽。直飲到幾時分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里。赴情報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幾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得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分付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枚圓乾棗。豬鵝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分付了。差

他送去書童荅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忙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里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檐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里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沒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里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角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昨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里去湊。不如且回他。等討徐家銀子。一搃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

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每說了。千真萬真。道今日有的了。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直甚麼事。反被這些經紀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巳走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五十兩頭。一總彈准四百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段疋作數。可使得麼。伯爵道。這個卻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段疋。也都沒放。你剩這些粉段。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與他。省了小人腳步。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遞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卻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值進來。李三黃四。敘揖畢了。就見西門

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關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盡這邊來。一齊筭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砲彈准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待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攏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果子吃。應伯爵搖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認得的。不帶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王事。安王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

盛意。只得收了。多去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催來的挑盤人打發了。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玉說。你曾進房來叫我。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里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玉炮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恍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謊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與孟玉樓道。姐姐前

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日。與漢子睡的。爲何恁的奏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沉的待落了。還走往那里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場。那話兒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按金蓮在床口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却說。那月娘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却怎麽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佈。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些香愿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一定減可些些。李瓶兒前日身上發熱。我許拜謝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愿。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

愿。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政待走出來。月娘道。你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棚照壁邊。只聽得潘金蓮在那里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沒得養。倒去奉承別人。扯淡得沒要緊。我氣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刺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思。着他甚的。也在那里搗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沒則聲。李瓶兒道。便是這等。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里說話。見了迎春。就尋猫去了。政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走進來。說道。娘快來。官哥不知怎麽樣。兩隻眼不住反看起來。口裡捲些些白沫出來。李瓶兒諕得頂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差小

玉報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妳子如意兒。都失色了。剛
看脈。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也吃了一驚。就
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麼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田里。就
來叫我。如今怎好。指如意兒道。妳子不看好他。以致今日。若萬
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稀罕。那如意兒慌得口
也不敢開。兩淚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啼哭。西門慶道。哭也沒
用。不如請施灼龜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甚禍福紙脈。
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单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
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舀淨水。擺桌子。西門
慶出來相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
桌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

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
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
有紙脈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牽
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
大動。主獻紅衣神道。城隍等類。要殺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羹
飯。一男傷。一女傷。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
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西門慶走
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牽延還防反覆。只是
目下急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
獻得。孩子只管駁雜。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與玳安叫慣行燒
紙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

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有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麼。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得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喜歡。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廚房下去。摸竈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廚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吊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竈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叫。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瞧了頭。西門慶要分付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猪羊獻神。

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麼。李瓶兒道。便是內得緊。請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獻城隍老太。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曉得甚麼。家這個原是驚。不如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些米。舀一椀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水來。劉婆把一隻高脚苿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捏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正睡着。妳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搓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得。運了一陣。口裡唧噥噥的念。不知是麼。中間一兩句響些。李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猫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

政是猫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卓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搓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內。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傷兩個女傷。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番。道我便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猪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蘭團。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忙不迭的扶侍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

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依舊着了法衣。仗劍執水。步罡起來。念淨壇呪。

呪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荅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呪。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兇穢消散。道氣常存。云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着了冠帶。帶了玳安。孫雪娥。孟玉樓。李嬌兒。桂姐。都幫他着衣服。都噴噴的讚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

慶指着錢痰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慶聽見唬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掘。那衆婦人便覺任了些。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拐兒。驀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奶。袖裡挈出一把果子與他。又問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忙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幾鍾與他吃了。就說出去罷。恐人來。我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硶短命。不怕㛠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恁一下。那經濟就慌跳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擘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那西門慶拜了土地。跪了半晌。纔得起來。只做得開啟功德。錢痰火又將

次拜懺。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嘻嘻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帋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着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恥的。嘞嘍嘍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懺。西門慶走到毡單上。錢痰火逼陳。起頭就念入懺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里赶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幾個神君了。于是也顧不得他。只管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的。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里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

個坐着講閑話。這里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卽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涼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霎作怪。一從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任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便好了。李瓶兒道。只是做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

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里恐諕了孩子。我別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里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奔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廝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鋪子裡。又吃了兇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齁齁的睡着了。琴童那里叫得起來。一脚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里。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隣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里。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爺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

様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徑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鋪子裡。叫起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恁不迭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爺拜土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麽。遂半推半撓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復了西門慶。西門慶分付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掙着眼。見錢痰火政收散花錢。遂與叙揖。痰火就待領羨飯。交琴童掌灯。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裡神捏鬼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

送馬發檄。發了乾卦。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沒甚事。就放生。燒帋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飢。也待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卓子。就是陳經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又差迎春送果子福物到大姐房里來。大姐謝了。不題。却說劉婆在月娘房里。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化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麽。錢痰火道。那里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椀。作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哩。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淫婦。平白說嘴。你那里薦的我。我是舊主顧。那里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纔

來求我哩。兩個鬼混的閫口一場去了。不題。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分付安童。跟隨上廟。挑猪羊的跳猪羊。拏冠帶的拏冠帶。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單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了籤。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畢。即便解說。籤是中吉。解云。病者即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的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麼。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子純也得了些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西門慶笑道。那個眞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你今日猪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西

門慶道。也說得有理。與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分付廚下。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恁久。琴童道。尋得要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擾宅。心上不安的緊。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門慶咲道。賺得些些中錢。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猪羊剩的。送與你湊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唱的。傻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沒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各家人都使得的。我

家琴童玳安。將就用用罷。應伯爵道。這卻全副了。吃了一回。遂別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　常言極樂起憂惶
浪遊年少耽紅陌　薄命嬌娥怨綠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　還從橘井問奇方
人生多少悲歡事　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豬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廝政送去時。應伯爵政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昨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應

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字來袖過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笪兒吃酒。我們把卓子也擺擺麼。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要。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掘開了聰明孔哩。玳安道。別要講閑話。就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兩個安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玳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撚酸哩。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

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這却妙了。小弟極怕的。是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敘。倒也好吃酒頑要。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吳銘。李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幫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怔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兇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妙。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可會醫肚子麼。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麼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

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讚道這餅却好。伯爵道。糕亦頗通。白來創。就嗶嗶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玳安。收迭家活。一霎地明窓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怎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伯爵政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政掇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聽着琴童道。是你在這里。琴童笑而不荅。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樹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剌剌的。政待打開衣帶。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麽。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東道兒麽。白來創道。今日擾兒了。不如着入巳的。倒也徑捷些

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巳的有實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麽。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如今說了。着甚麽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是麤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里。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個就對局起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琴童就對玳安。暗暗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却說。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畧高些。白來創極會

又悔。政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决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兌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算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政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

你是常時節輸慣的。倒來說我。政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們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裏來了。都敘過寒溫。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衆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政在審局。吳典恩與謝希太旁賭。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恁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于是填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决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一

准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荅。伯爵就把扇子。併原梢汗巾。送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將扇子拽開賣弄。品評詩畫。衆人都笑了一番。玳安外邊奔進來。報邦是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相見衆位。白來創意思還要下盤。邦被衆人笑了。伯爵道。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到㕵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宴了。須臾不來。剛說時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厮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敍禮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吳落李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五方荳豉醬油浸的花椒。醃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一碟香蕈擺放停當。兩個小厮見西門慶坐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忒會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强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厮。擺完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肉。葱白椒料。檜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鷄。酥鴨。熟肚之類。說不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拏起筯來。嗒嗒聲都吃了。幾大杯酒。就拿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

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嚥在那裡的。衆人咲得翻了。金釧道。這樣搗鬼。是那里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麽。伯爵道。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遊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衆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央及玳安。與各家人。擡在河下。喚一隻小舡。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舡載人。衆人逐一上舡。就搖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庄前。伯爵叫灣了船。就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

也罷。就是那笪也好。衆人都到那里。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說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栢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緑絲絲。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窓密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真同閬苑風光。不减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游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奇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攜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往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涼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梲琴臺。恰好散坐的。衆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兩個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陰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里。那里說起。西門慶道。也

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擺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吳銘李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擊檀板。唱一隻曲。名曰

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疎剌剌沙鞲雕鞍撒了鎖鞓。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咭叮叮璫精甎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冬井底墜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毡單。都坐地了。傳盃弄盞。猜拳賽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淫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

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里頑耍。他一定赶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淨手起來。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里尋的來。那伯爵嚷道。樂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贏了。要你吃。

你怎的就有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有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寬靈。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拔短梯。喬作衙哩。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攤住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我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實了我的酒了。怎的擺佈。西門慶不由分說。滿滿捧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椀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椀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嚷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拏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倒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帳。白來

創笑道。那一椀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鹹酸苦辣。都待嚐到罷了。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硶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伯爵只待奔開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里得去。伯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都笑做一堆。那白來創。又交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椀內一寸許多。骨都都只管篩。那里肯住手。伯爵聽着道。廝客勸主人也罷。那賊小淫婦。慣打鬧鬧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椀內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擡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雞罷。韓金釧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雞。求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勾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

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椀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通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漫漫吃還好怎的灌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說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輿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椀一個你且欠着停微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饒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說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漸有些沒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里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里做東道頑耍董嬌姐也不來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檯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赶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

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是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到吃得冷淡了行來剩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麼吳銀兒道也使得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釧道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椇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攛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要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冠見道這怎麽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

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遶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貴富常時節道。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裏起來。道。我先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交我安料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睹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先時纔想出來。他每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喫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與荼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酧。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么〕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呪。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祐他。有日不測相逢。話

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再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惠。吳銘。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料俗客幾人知。〔么〕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今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

唱畢。酒與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椎羯

鼓。被他䭾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鼓。西門慶叫
李惠。吳銘。擊鼓。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
會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
去打鼓。也弄西門慶吃了幾杯。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
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
馬也備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
了。衆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
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
伯爵又留衆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不見了。伯爵躡足潛蹤尋
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線。拋却萬顆明珠。伯爵
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

就立起。褪腰都濕了。罵道。磣短命。恁尖酸的沒措道。面都紅了。
帶笑帶罵出來。伯爵與衆人說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
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船。都進城了。衆人
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船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
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
走。一直走進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
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呻嚶的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門慶聽他
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喚書童寫
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說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
了。西門慶摟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
道。是胃虛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

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匙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歎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麼。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悔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脉。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淨卓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妳子。引附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歸來。不一時。書童掌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說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

知尊府。那一位看脉。失候了。負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重。不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爊豆子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鹹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閒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遇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灣去處。就打一個半喏的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溫。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爇銀釭。錦帳重圍。玉鈎齊下。真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荅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繡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擁了玉臂。又

把自巳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虛氣弱。血少肝筋土。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妾。性子極忍耐得。太醫道。政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筋原土。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里得滿。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虛了。兩腰子渾身骨節裡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眞正任仙人了。貴道裡望聞、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妾有幸。太醫深打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

太謙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甚麽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麽。迎春道。便是不得準。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了官哥。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產後失調。遂致血虛了。不是壅積了。要用疏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不然。就要做牢了病。西門慶道。便是極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劑。救得目前痛苦。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卽便送來。沒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其腰脅怪疼。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不須焦躁得。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

了。哭起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枕。一路送出來了。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門。纔有人出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遊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正在閑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只管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搖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交玳安拿一兩銀子。趕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醫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爺的禮。書童道。宅求收了。纔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又要送來。空走那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好。玳安道。無錢課不靈。定求收了。太醫只得收了。見藥金盛了。就進去裝起煎劑。連瓶內丸子藥也倒了淺半瓶。兩個小廝。吃茶畢。裡面打發回帖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開了門。兩個小廝回來。西門慶見了藥袋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却是丸藥也在裡面了。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也好。看藥袋上。是寫着降火滋榮湯。水二鍾。薑不用。煎至捌分。食遠服。查再煎。忌食麸麪油膩炙煿等物。又打上世醫任氏藥室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着加味地黃丸。西門慶把藥交

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〻湯。迎春把藥熬了。西門慶自家看藥。濾清了查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娘。藥在此了。李瓶兒翻身轉來。不勝嬌顫。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着他頭頸。李瓶兒吃了呌苦。迎春就拿滚水來。過了口。西門慶吃了粥。洗了足。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燒些〻熱湯護着。也連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睡了。西門慶也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妳子來放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昨夜覺好些〻兒麽。李瓶兒道。可霎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的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昨的下半晚。眞要痛死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

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驚塊落向爪哇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西施時把翠蛾顰　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　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擕　擕來黄閣祝期頤
八仙下降稱觴日　七鳳圖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賀軸　四夷三島獻珍奇
羲和莫遣兩丸速　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麼。任醫官道。夫人這的病。原是産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浄。面帶黄色。飲食也沒些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産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畧有些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

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脾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栢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黃黃芩之類。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听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一官做藥本。任一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里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一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卻日要自往東京拜賀。筭來月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剛剛正好。再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

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乍匆匆的。你擇定几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彀到哩。還得几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分付玳安。書童。畫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廝。各各收拾行李。不送。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多動手。把皮廂涼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殽。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几句。自進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

然后進李瓶兒房里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厨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凉轎。四個小厮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逦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厮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趲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擔的。不計其數。又行了十來日。算前途路已不多。趲到。剛剛湊巧。宿了一晚。又行勾兩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走到龍德街牌楼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

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卓上。列着兇十樣大菜。兇十樣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窩魚刺。絕好不飯。只没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蔴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滿了。天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熟樏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单為老人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麽。翟謙道。這個有何

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陞選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听說。不勝之喜。飲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分付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綾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厮。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里討水來淨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厮。拿着手巾。一個捧着

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厮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里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杯。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家去。不多時。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厮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省的洪襍。學生也隨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

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个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來寒溫。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怱怱路次話了幾句。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闊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巍峩好竪旄。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滿砌階除。左右玉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

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燈油。寬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彈短鋏盡皆名士。恁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員多來慶賀。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穿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听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

問道這里民居隔絕那里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凡老爺早膳中飯夜讌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听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里老爺書房將到了腳步兒放鬆些轉個廻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四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宮様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氈单上回了个

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几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后來都以父子相稱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里備的几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拏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凉箱蓋呈上一个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

珠十顆。又梯已黃金二佰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連聲称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分付。擺酒欵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个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几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飭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个盹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后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

始。分做三停。第一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个。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个喁喁咲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

孩兒起來。接過便飲个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个兒坐着。正想个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奏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数。又有两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画童。向苗員外看着。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两个。苗員外咲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

謝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恋。次日早起辞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飡。不在話下。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閑耍。只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喬樣。在丫鬟影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咲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和他做些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沒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

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里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里。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經濟日在店里。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里。把筆在手。吟哦了几声。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還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丟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時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個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里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幾個嘴。咂的舌頭一片声。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几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

我一個兒坐炕上。泪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去着也索罷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交。慌忙驚散。不題。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嬌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挐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睽兒到所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后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温。落后書童琴童画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内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麽。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一官藥。有些些應驗麽。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弔不下家事哩。店里又不知怎樣。因此悬心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没甚事。我身子吃藥后。畧覺好些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就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權

愛之情。多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厮見了。說了些些店里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厮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两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麽。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没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忪忪地。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个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

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兩个歌童許下了。那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竟自歸來了。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不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不送去也罷。不和我合着氣。只后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兩个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席上把你兩个許下他。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拾包裹。待我稍下書。打發你們。那兩个歌童一齊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為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西門大官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的。西門大官家里。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左職。現在

蔡太師門下做个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个不與他心腹往來。家里開着兩个綾段鋪。如今又要開个標行。近的利錢也委的無數。況兼他性格溫柔。吟風弄月。家里養个七八十个着頭。那一个不穿綾着袄。後房里擺着五六房娘子。那一个不揷珠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个个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水巷。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說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个口哩。那歌童又說道。員外這几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如今才曉得些紘索。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快話。說罷不覺地撲簌簌哩吊下泪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小的子。你也說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咱修書一封。差个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你到那邊快活。也強似在我這里一般。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親目的語兒。又寫个禮单兒。把些尺頭書帕。做个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苗實。齎擎書信。護送兩个歌童。一霎時拴上了頭口。帶了被囊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揮燭也似磕了幾個頭。謝辭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邐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帘深樹里。草舍落霞前。正為那遏行雲。歌声絕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烟。這兩个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多忘却。這

兩個怍投急趲。正思量。早完公事。披星帶月的夜忘眠。正是。朝為苗府清哥客。暮作西門侑酒人。遙遙望見綠樹林中。挂着一個望子。那歌童道。可走了這一日了。肚里有些飢了。且吃盃酒兒去。只見四个人。見滚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真个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顛買。打上兩角酒來。擺个葱兒。蒜兒。大肉兒。荳腐菜兒。鋪上幾碟。正待舒懷暢飲。忽地哩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兩行說道。千里不為遠。十年歸未遲。總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正對着兩个歌童眼兒。不覺的賣藥有病的了。動人心處撲簌簌流下兩行淚來。說道。奇。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蒂兒到底。誰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離鄉賤。未知去

後若何。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个生口。十六个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几个日頭。就到東平洲。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生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旣要與大娘兒接風。又要與各房兒纏綿。朝朝觴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里去走。連那告狀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閒無事。且到衙門里升堂。画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姦情的。鬥毆的。賭博的。竊盜的。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僉押了一會。乘了一乘京轎。几个牢子喝道了。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與那兩个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

廳。雙膝跪下。禀說小的是楊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磕个頭。走在一邊。那西門慶舉个手。說着。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暄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啓。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千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為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誼。止有那范張結契。千里相從。古今以為美談。如今你們那个員外。委的也是難的。稱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

两个歌童通新走過。又磕几个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萬求老爺覷目。西門慶見两个兒。生得淸秀。真真嬌嬌媚媚。雖不是两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脣紅齒白的妮子。懽天喜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厮茶飯。一面整辦原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吽两个歌童。在于書房伺侯着。只見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通來探望西門慶。就吽玳安。里邊討出菜蔬嗄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卓兒。就與諸人燕飲。就吽两个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擅板。拽起歌唱一个。

新水令　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咲臉。楊柳妬腰圍。試問茶蘪。開到海棠未。

駐馬聽　野徑疎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林西。芳心不與蝶潛知。瞞香恭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紅點點䳑鴂抛珠泪。舞仙仙砑光帽帽簷。虛飄飄花谷樓前墜。尚兀是芳氣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两个歌童。打个半跪兒跪將下。告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听。西門慶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　施鉛槧。　髮畾春妝。　草淺淺。細鋪平野。　散騎黃犢。　一卷殘書牛背穩。　數聲短笛烟光綠。　想按畾。

題詠　賦新詞　勞心曲。文章抄。傳芸局。　音調促。借絲竹。　倚清歌。追和　陽春難續。　一代風流誇好事。　可堪膾炙人爭錄。　羨先生。想像賦高唐情詞足。

又

晝出耕畐。郊原外。東阡西陌。　町疃曲。　羣山環翠。　岸塍縈絡。　綠遍田疇多黍稌。、麥菽簝纂蠶盈箔。　彷彿有。溪小繞柴門。山如削。　扶藜杖。　徑丘壑。　穿林藪。　聽猿鶴。　子耕耘　荊妻饁服　勞耕作。喬木陰森　流甜憩處。餔然捫腹　舒雙　羨先生。想像詠豳風。　村田樂。寫就丹青。　新畐好。　溪山環繞。　隱隱遍沙汀水岸。　綠蘋紅蓼。　一派秋光連浦溆。　短蓑翁笠　烟波渺。　看此時。經得鮮鱗。　鯽魚小。　漁唱起。　飛鴻杳。　江月白。歸雲少。　倚蓬窓。　試覓舊盟鷗鳥。　借問忘機當日事。何如此際心情悄。　羨先生。想像詠滄浪。　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　冰花砕平鋪茅屋。紅炉暖。　妻煨山芋。自斟醽醁。　課僕採薪外戶。　呼兒引鶴　翻平陸。　攬此景寫入画圖中。娛心目。　鍾貴富。天之祿。恩盛滿。吾之欲。　聘妍奇。攄寫好詞盈軸。　愧我倡酬才思澁。　輸他文采機閑熟。　羨先生。想像樂桑榆。顏如玉。

果然是声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听着。十分懽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兩个歌童。口里暗暗低言道。這兩个小廝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心下便巳有几分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兩个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叫擺飯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畢竟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荐水秀才

丰積黃金修素封　遽遽莊蝶夢魂中
曾聞郿鄔光難駐　不道銅山運可窮
此日分籝推鮑子　當年沉水笑龎公
悠悠末路誰知巳　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單說人生世上。榮華富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疎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讚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箇歌童衹候着。遇有呼喚。不得有違。那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

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却說常時節自那日席上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逬了不的。恰遇西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没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簷兒靠着一灣流水。門前綠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

不住的走。店裡横着一張櫃檯。掛幾様鮮魚鵝鴨之類。到潔淨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盃去。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勾會。房子又催逬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没出門時。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盃。筭還酒錢。一同出門。逕逩西門慶屋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荐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减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遊玩。原來西門慶后園那藏春塢。有的是菓樹鮮花兒。四季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朶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頑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綠緯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鵝黃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滚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裏對衿衫子。荳綠沿邊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惟的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

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
的。恁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
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
貨物何如。前日哥許下李三黃四的銀子。哥許他待門外徐四
銀到手。湊放與他罷。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
没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我也只得依你了。應伯
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
情。一向哥又没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逬慌了。每日
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没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
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哩。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時無。
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了。人

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
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了這番。
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
替他兌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
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些便好。西門慶躊躕了半晌。道。
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了。伯爵道。他兩口
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
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些交他
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
件衣服。辦些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
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

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郎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

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為證。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荄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俜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兒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妳自去别處過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到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

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没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耍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没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

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才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

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卓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了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要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

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不中。禁不的髮白鬢斑。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椿。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笔起雲烟。

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你和他尋個主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疏。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為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沒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些妬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歌。到了戴網子。尚兀是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温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徤。這是說他家沒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麽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荐。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羡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麽。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里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既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拏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慌。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學種田。

維歳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屈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
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黌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
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
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脩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祭
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皁快通稱盡道廣文東
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皁靴穿
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
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
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
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眞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
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又不飛兮一飛登雲又不鳴

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
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歆理極數
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
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
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那李家
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
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任了四五年再不起
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
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
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閧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君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麽。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椿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畨隨運轉　闢門数仞任西東
逍遥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麽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毋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沒的打攪你。頁頁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你時時𠔉下泪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𠔉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余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嗄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緊好了。把有襪兒整一整。璧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媳女。摊肩𢹂背。挈湯送水。說長道短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泪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煑飯。一個上㩦閂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黑魆魆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爭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夜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免敎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爭着謊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徃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麽。一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夜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娑婆親手縫綫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髙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勑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廻老祖歸天圓寂。那些

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賴的和尚。撒賴了。百丈清規。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葱。咱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樓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鍾兒磬兒。多典了。殿上椽兒。賣了。没人要的。燒了。磚兒尾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凉凉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荐亡的多是閑大王賣荳腐兒也没的上門了。一片鍾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驀地里。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淮見水地方。走了八九個年頭。才到中華區處。迤逦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眞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珊瑚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蠶頭村廟的禿驢。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官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宋西廉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巳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為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

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開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巳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揞霜筆。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眞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迯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内。把那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閒。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臈鷄鶩嗄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厮。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咲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見眉目稀疎。就如粉塊裝成一般。咲欣欣直攢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

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挣箇天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没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边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没廉耻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惟賊囚根子。没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

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所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边。迎接伯爵。正要動問。只見那募緣的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濶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了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所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正為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為佛弟子。自然應的。為佛出力。總不然債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的時。悲怜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帊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双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称佛子欽人。今有禾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佛那給孤園黄金鋪地。雕鏤精製。依希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两翼嵬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

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饜清規。歅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莫。斷絕門徒。以致凄凉罕稀。磨仰蒦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推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撑靡計。墻垣擱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攙。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荆。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典捌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嗇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禄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禄高官。瓜瓞綿綿森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

奕熀煌金埒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
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放好。粧入那錦套裹頭。把插銷兒銷
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叉手而言。對長老說。
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些薄產業。忝居武職。交遊
世輩儘有。不想佛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
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
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
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
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
發愿。何不一力獨成。可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
咲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咲
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
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隨分但
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
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兎毫筆。那長
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之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
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薄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
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
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灾父母心。
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挐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虧衆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衆人廻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咲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

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咲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咋咋唔唔沒揪沒採。不覺的瞞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妳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嘻咲。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咲打覷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咲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幾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鷄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些兒也好。儹下些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咲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多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搊搊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減我潑天富貴。月娘咲道。咲哥狗吃熱矢。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曾來看得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尷不尬。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識。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聞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鬧黎鋪。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絲。早晚挂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可。心窩裏畢竟胡塗。筭來不是好姑姑。幾个清名被點污。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兒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令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献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麽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者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咲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麽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凈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忉利天。兜率天。大羅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候。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朶蓮花有幾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麽。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為一由旬。那一朶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弥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廻。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况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呪。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数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話去。細細筭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幾千幾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果筭還他二食每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筭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凭闌獨𠹭。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𠹭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兩个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咂舌頭。兩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筭帳的事情。也不么呼。兩雙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沒个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筭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怭怭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怭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厮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奄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多忘。猜枚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黃剗乘春賞翫。掉才。袋也脆的。蘇玉局黃鼻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斟入娶窩。輸酒的。要喝个無滴不惜你玉山頹倒。擲色的。又要去掛紅羅。讓你剜着搓挪。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誘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鴈叫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涼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搀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

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土庫。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那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跕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就把卓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荅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里。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荅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墪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麽。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妝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唱。爹這里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惱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

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即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盖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麽。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虗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厮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窓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看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若是有幾何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

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襄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荼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荅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鵝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荅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颭招繡帶飄飄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嫋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説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説道。你每這裡邊的様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様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匀。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様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説。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内。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

裡看官哥兒。官哥兒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説。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説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内尋你。玉樓道。花園内有人。在那里。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麽。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説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人。別人称道你便好。誰家自巳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文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丫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

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閑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荊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禀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為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了。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温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些不一時。畫童

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蚫螺。冰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吽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吽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運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吽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

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
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趂早休進去後
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
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
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
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
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
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搗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
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耤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
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
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
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
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
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
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
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又
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
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
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
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叫兩個遞
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鵪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慇懃金杯瀲灧。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

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衚衕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吽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晉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延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没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氊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廝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廚下打發。只拏李嬌兒頂缺。金蓮教吳銀兒桂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
意皆知暮雲軒瑶瑶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凉清似
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
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
歇了一夜早辰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
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
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幇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
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
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

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敎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
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
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
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
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敎他恁遍
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幇
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
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趂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
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睁的不理我還拏眼兒瞟着我
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麽恁把屁股兒懶待動
且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筭。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他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骨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

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撺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漒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腌子。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毯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由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搕了十闌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朶。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兊兊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兊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郎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也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攜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舖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都是沙綠潞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都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麽。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每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麽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躧了一鞋狗屎。打了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了頭過來說。諕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慢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麽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
也不多。没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
怕他挐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没
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
說。惱人子腸了。单管黃猫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
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水兒。也說好。萬也說
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
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那泥裡頭還躧。今日怎
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
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
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妲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
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
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兊
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
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
分。筭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
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
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兊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挐了去。
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
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
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illegible]舖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狼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出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廂三間土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舖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卓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因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踮了

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荅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鋪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

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頻飯之間。將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里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挣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要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塲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

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寃。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没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没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那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牛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吽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吽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娥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禀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

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貨。一廂廂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

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单。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駝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麼。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

米。卸在門前店里。漫漫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閑。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濶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傾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

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里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凉轎。頭上戴着坡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凉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机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䯼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里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鴇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悶的慌來這里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每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已不

荅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里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拏的去落後老爹那里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蹁的是怎的說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

鴇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春橙。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鬏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鬢。雲鬢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齊插後鬢。鳳釵

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腳下露一雙紅鴛鳳嘴。胸前搖珮璫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當下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因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過來。抹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託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素紗罩。淡月半浸綉幕。以夜明懸件。光高燦。正面黑漆

鏤金床。床上。帳懸綉錦。褥隱華裀。旁設提紅小几。博山小篆靄沉檀。樓鼻壁上文錦囊象窯瓶插紫筝其中。床前設兩張綉甸矮椅。旁邊放對鮫綃錦帨。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語言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卓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鱘絲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節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塩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鄭愛月兒親手揀攢各樣菓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桂花木樨茶。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火去。揩抹卓席。鋪茜紅氈條。

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指標望月。須更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卓上無非是鵝鴨雞蹄。烹龍炮鳳。珍果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箏排鴈柱。款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促席而坐。拏骰盆兒。二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擲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

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帋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綢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楊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

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膩一面推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偉是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剌剌的兒紅赤赤紫漒漒好砢碜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講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卓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就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

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
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
將絹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
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
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為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
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
使了託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
月兒。把眉頭緧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
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于是扛起他兩
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碧桃
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為証。

帶雨龍烟匝樹奇　妖嬈身勢似難支
水推西子無雙色　春點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郡子　功夫何用寫王維
含情故把芳心束　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
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
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
肴。一罈酒。一疋金段。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
吃酒。吃到那咱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
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
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

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赶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

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籬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殼。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每都在那里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槍籬。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猫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

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屎屎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好猫。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過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拏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赶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李瓶兒入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麽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諕一

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貓諕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着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趕他。可可今日兒就趕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看官聽說。常言道。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妒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諕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巳。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　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諕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盞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

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嘍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惹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幷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來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

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諕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猫。提溜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喨一聲。腦漿迸萬朶桃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

兒碍着你屎尿。干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盜。這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猫諕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娼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個兩拶。李瓶兒道。你着孩兒緊日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兒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稀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睁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十打卦。家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有請劉婆子來家調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减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吴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争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賫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户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乙來看。說道。這個[illegible]成天弔客忤。治不得

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口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卓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窓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

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凉風吹夜氣。鴈聲嘹喨。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凉。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噹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

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㧗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髮皆竪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怪。如今我使小

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多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拏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里。把嘴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

氣。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寃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

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
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塲。他短命死了。哭
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
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麼時候。月娘道。
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他
這個時候纔閤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
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
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
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噯。你教我怎
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
有山坡羊為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
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
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為你眼淚也拋流不盡。
每日家另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
天如何恁不睜眼。并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
回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落而無效。叫了一聲痛
腸的嬌生。奴情愿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回。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
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
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
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

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說了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世。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掐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了一回。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春。本家卻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兎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汚而亡。今生爲小

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寃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

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帋。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黃四。都鬪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帋。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寃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迴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

都是宿世寃家債主。託出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寃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抛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絶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已

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寃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寃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寃。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寃。道罷。沉水中不見。此女人雨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寃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

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呪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里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

赶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嘩。叫的連
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了
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搊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
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
一面想將起來。拍了卓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爲証。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悄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
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
把你躭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
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
撒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
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

肝。皆因是前世裡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
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
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
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誰不知他氣
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當當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
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活埋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
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每都知
道。漢子等閑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唧喳成
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那個希包兒里也看哩。俺
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

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寃家在一日。去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妳。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此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

前腔。

想嬌兒想的我無顛無倒。虧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襯物傷情。如刀剜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珎珠望下拋。你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頑耍。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熱笑笑心肝割上一刀。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穪怨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梢。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

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旣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帳。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

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　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　斷魂隨月到窻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　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鐵石　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番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斑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

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亂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凄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

紗窓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欞响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為証

纖纖新月照銀牀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拏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

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帋。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卓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

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與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鋪兒。過其日月。不題。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卓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

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巳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紫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眞個。怪道前日上墳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

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淸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箏彈珠淚。喚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盃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俊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我是你家有毯的蠻子。伯爵道。俊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俊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磕瓜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

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爭。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拏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般。後用兩般。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謊得吾今無口應　六衮衮街頭脫去衣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丸好藥無人點　十千載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般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筭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
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
五擲腊梅花。花迎劒珮星初落。　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也。
溫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
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拏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拏着
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

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
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鬬過那狗。狗鬬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
鬬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拏個棍兒來。我
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
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
個令。謝子張。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
罰一鍾。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
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

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𦱤。俺兩個破磨對𤺥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豬拱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傳自新行令。傳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九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傳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鍾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傳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每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

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　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挐住了　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鷂鷹　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挐住了　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鸛　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挐住了　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斑鳩　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挐住了　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雞　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挐住了　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淘鬍　落在[illegible]中吃蘋菠
却被綠暗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　不論春色見梅花
摟抱紅娘親個嘴　抛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

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兊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卓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廼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麽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鋪兒。月間撰的幾錢銀子兒。勾他

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卓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夫。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厮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

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影印）第三巻

全五巻　定価二〇、〇〇〇円

一九六三年五月発行

発行者　小林實彌

発行所　株式会社　大安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の十四

電話(331)一六一二・五六四〇

振替口座東京一九二六一

（第三回配本）

